

中國財政史輯要

30-4-6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7655

V.10

中國書院藏書



369655

昭和 13.5.23

中國財政史輯要卷三十七

無錫楊志濂希逸氏纂

國用上周 漢 晉 後魏 隋 唐 後唐 宋 遼 金 元 明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

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祭用數之仿算今年一歲經用

喪用三年之仿喪大事用三喪祭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

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

食日舉以樂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

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

幣餘之賦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

賦口率出泉鄉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多寡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師征其財

自田制至土貢皆財所從入三通列目大及國用蓋得此而詳入可攬其全此馬氏獨到之筆故續通考後因之曰制此聖王仁天下之大權也其必於歲之杪者以已往槩未來也穀皆入然後制直以三十年之通者視耕三餘一之率求有九年之蓄故必以三十年為通融也量入以為出者知民力之有限不忍額外取盈也祭為常典喪則大事用數之仿一喪以三年之什一則有異蓋皆使有餘無不足也至水旱而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其平日之宵旰憂勞可知矣

於是引周官太宰九賦之目以見賦入之有定注有鄭司農與玄二解鄭司農名衆字仲師其解爲地賦玄卽康成其解爲口賦按語稱爲先鄭後鄭而以一地再稅之疑康有一地再稅之疑康成所解口賦未作原尙覺牽強其居關市山澤之民未可盡能倍征因卽從而折之謂自邦中之邦都取之民者或爲地賦或爲口賦不可知而關市以下則非口賦乃貨物之稅幣餘則如後世領運官物之取息云

不盡者歸之職幣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謂指斥與人也此三者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自邦中至幣餘各入其當賦泉之數

按此九賦先鄭以爲地賦後鄭以爲口賦然關市卽邦中之地也山澤卽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未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尙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爲自邦中之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爲地賦或爲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可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權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運官物營運之類故取其息息卽賦也故名之曰九賦而太宰總其綱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謂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式謂用財之節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若內府也頒其賄於受用之府若內府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

九賦以待九式之用
所入與所出各有專
屬不容擅有移易支

動惟九貢之財以待弔
用萬民之財以充府庫

式貢之餘以供玩好
之用以玩好當在治

事之後也邦用取
具歲終仍以貨賄之

入出會之謂綜計其
一歲出納之數而審

其概要也
馬氏又引其先公之

言以周官財只三項
然九貢邦國之入多

而弔用之費少則恐
其有餘九賦畿內之

入有限而九式之費
甚廣又恐其不足蓋

疑其理之不充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

好以供好賜則知金
玉玩好止限於餘而

亦非為一己之私也
賈山至言論周秦仁

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

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

用此九貢凡萬民之賦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

可以供玩好明玩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先公曰周官天下

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弔用九賦是畿內之賦以給九式之用九

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三者餘財以供玩好雖然邦國之貢多矣弔用之費幾何愚恐

其有餘畿內之賦有限矣九式之費何廣也愚恐其不足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

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賄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供其貨賄

賈山至言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

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而不能勝其役

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漢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醯醢醯醢不而將

中國財政史輯要 卷三十七 國用上 一一

罷不能勝其求而其所盡
以自養者止馳騁弋
獵之虞至天下弗能
供嗚呼仁暴宜何從
哉馬考引此言於王
制周官之後所以示
法戒深矣
漢定天下民無蓋藏
高帝約法省禁輕田
租而山川園池市肆
租稅之入自天子至
封君湯沐邑皆各有
私奉養不領於經費
漕粟以給中都官歲
不過數十萬石此言
開創王初鑿於秦弊
輕取而用亦省也
文帝感賈誼言開籍
田躬耕以勸百姓復
用鼂錯說募民入粟
邊郡勿收農民租至
武帝時倉府俱足乃
外事四夷內興功利
致用度不足乃募民
入奴婢與羊置武功
爵造皮幣白金置鹽
鐵均輸官等事並興
矣
西漢財用之司凡三
所大司農少府水衡
也桑弘羊言入項之

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

湯沐邑皆各有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石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云云上感誼言開

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鼂錯說上募民入粟邊支五歲則入粟郡縣支一歲則時赦勿

收農民租見賦 稅篇 武帝時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外事

四夷內興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及入羊為郎又令民買爵置武

功爵造皮幣白金見錢 幣篇 置鹽鐵均輸官算商車緡錢權酒酤見鹽 鐵 諸篇 西漢財用之司

凡三所大司農官 庫 少府水衡二者天子 之私藏 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

私以屬大農毋將隆言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

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民起第

宅應劭注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王莽末邊兵二十

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

宜屬少府者以屬大農是為無私毋將隆言出項之屬乘輿給養者不用大農錢而勞賜則一出少府是為別公私示正路又宜帝以水衡錢為民起第宅應劭亦以為異政此三者皆西漢之美德也
王莽末邊兵仰給縣官用度不足橫賦斂令吏保養馬而復累民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賊蠶起
漢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為一匱者尙有六十匱餘處又各有數匱長樂御府等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拜將軍九人皆虎為號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而衆重怨無鬪志
更始都長安府藏完全莽死安堵復故明年赤眉入關立劉盆子遂燒長樂宮害更始長安為虛蓋至是而府庫財皆掃地盡矣

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轉令百姓民搖手觸禁不得耕

桑絲役繁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賊

蠶起 漢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尙方處

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拜將

軍九人皆虎為號將精兵而東納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

鬪志 更始都長安居安樂宮府藏完全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安堵復故 更

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關立劉盆子遂燒長樂宮市里害更始長安為虛城

中無人行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了各具別之邊郡

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

國傳漕穀 世祖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見賦稅篇 肅宗時張林請置鹽鐵均

輸官見鹽鐵篇 舊大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漢故

中國財政史輯要 卷三十七 國用上 二二

東漢制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祭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世祖建武中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肅宗置鹽鐵官寶太后詔省大官湯官珍費數千萬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靈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復私令左右賣公卿有千萬五百萬之目又斂修宮錢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賄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不應者迫遣之

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

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

二年斂修宮錢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晦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

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

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

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

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

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

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

錢各數千萬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 中府內府也導

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 呂强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

豈有公私而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

時鉅鹿太守司馬直
新除有清名減責三
百萬辭疾不聽行至
孟津上書極諫當世
之失即吞藥自殺帝
為暫絕修宮錢又
造萬金堂於西園引
金鉉繒帛仍積其中
帝本侯家宿貧每歎
桓帝不能作家居故
聚為私藏復寄小黃
門常侍錢各數萬先
又每郡國貢獻令先
輸中府名為導行費
呂強上書諫有云調
廣民困費多獻少姦
吏因其利百姓受其
弊書奏帝不省
獻帝即位董卓劫遷
長安卓誅而李催郭
汜自相攻伐長安城
中至人相食白骨盈
野帝出太倉米豆為
餓民作糜自臨給及
其歸御衣穿敗以野
棗園菜為糲糧駕至
洛陽百官披荆棘而
居州郡委輸不至尙
書郎官自出採稻有
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者播遷之窘亦云甚
矣

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
省 獻帝即位董卓劫遷長安卓誅死李催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為戰地時穀
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為饑民作糜於御前自
加臨給及東歸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糲糧長安圯墟建安元年駕至
洛陽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尙書郎官自出採稻或不能自反死
於墟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屬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
更相誇尙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
寧之初洛中尙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返駕寒桃在御隻雞
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
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煙火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劉
曜陳兵內外斷絕拾餅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涕 元帝渡江軍士創草蠻陬賦

晉武帝平吳後世屬昇平風氣一變宮闈增飾服翫相輝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甚至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之極其衰固宜然惠帝永寧之初洛中錦帛珠寶金銀所積尚多及永興北征返駕寒桃隻雞之食布衾囊錢之資至於不能自給至懷帝累敗於劉曜府帑既竭比屋不見烟火愍帝長安將陷內外斷絕拾餅之麩屑而供御則其窮感又不可言已元帝渡江壘陬賸布時石勒挺亂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鎮以中府所儲布為斬勒之賞

布不可恆準中府所儲布四千疋於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鎮能斬勒首者賞布千疋蘇峻既平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晉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諸蠻陬俚洞沐浴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賸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當給之酒一歲所省米穀麴有差見權醕篇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而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遷都於鄴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

神國用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正光後魏自孝明租調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當給之酒歲省米穀麴有差後又奏減百官及諸蕃客廩肉三分之一計歲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餘斤米五萬三千餘石魏自永安之後征伐皆權調於人武帝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都鄴時六坊之衆從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傍海置官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給常廩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

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武成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

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僮幹者今驅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

隋文帝開皇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

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屬於道晝夜不絕數月帝又躬行節儉益寬徭賦平江表師還

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

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

省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乃蠲

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

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征伐巡遊不息租賦之入益減百姓怨叛以至於亡按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

中國財政史輯要 卷三十七 國用上 五

隋文帝開皇時戶口歲增調物充積躬行節儉寬徭賦出師命賞莫不優崇及十二年因有司奏對又蠲減田租兵額全免功及煬帝即位征伐巡遊不息天下怨叛以至於亡各節并詳賦稅篇且於眉端略加評論但專就租稅輕減而言未嘗綜覈其出入之計要也今觀此按語可為隋首提出國計之富莫如隋而未見其有何富國之術作疑問宜若所入固多矣而按其實則如周之酒權鹽市等稅舉後世所視為邦財之大者而隋則能之一無所取其所仰者惟賦稅然且調絹減其丈役丁減其番江表平而州復至十年並免餘放年五十者之輸庸復將河北東之田租兵功調分別減免均

權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權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為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租復闕畧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

可謂濶略矣於此而無所奇事猶可言也乃自受禪以後十餘年間營繕征伐未嘗廢止而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如平陳慶賞頒給布帛費三百餘萬段又未嘗於用財也而仍殷富如此史求其說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如後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故敝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責有司之以布袋貯薑以甌袋進香諸類美其有合於大易所謂節以制用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之義是則有天下者欲求裕國計其無過於薄取節用明矣末復以漢隋二文帝並舉謂皆以樸儉富其國而一師黃老一任法律所行暗合聖賢因而歎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欲理財以自奉執惟王不言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若王

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樸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唐太宗貞觀時馬周上疏曰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眾但貯積固有司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天寶以來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天下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於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削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送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洪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

安石蔡京之徒諡之曰繆不亦宜乎馬周唐太宗真觀時如李上疏猶及隋事如李密之因洛口倉王世充之據東都布帛皆以隋之貯積而聚大衆意在勞人強斂適以資寇之無益亦規諷之詞耳實則在隋留此貯積非必由於強斂不過煬帝以無道而失之能無愧前世之貽留而致人口實哉

子燕私及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弊肅宗卽位籍江淮富商嘗時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楊炎旣相德宗上言曰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係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給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闕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 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京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與爲婚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疋而中國財竭歲負馬價魚朝恩元載擅權帝誅朝恩復與載貳君

肅宗即位籍江淮富商營於是第五琦請置江淮租庸使用宰相裴冕計請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納錢賜名給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楊炎既相德宗上言財賦邦國大本先朝雖制以中人領其職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一歲費用量數奉入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庫此爲整理財計先務之急永泰初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以劉晏第五琦分領之及琦貶以韓滉與晏分治其事此以見措置之就緒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與爲婚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疋中國財竭歲負馬價帝與元載君臣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爲表裏

臣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其法專留意祠禱焚幣玉寫浮屠書度支廩賜僧巫歲鉅萬計時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饑厲百役並興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紀綱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賊盜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者得免貧者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楊炎爲相乃請爲兩稅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姦權歸朝廷並見賦稅篇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別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乃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

天子不能繼以法專
留意祠禱等事廩賜
歲糜鉅萬又以朝多
留事置客省以居及
食度支者數千百人
德宗即位用宰相崔
祐甫如出之遣之歲
省費萬計此以事之
治與不治均關財計
之得失
此言至德以後天下
兵起人戶凋耗版籍
空虛賦斂之司莫相
統攝王賦所入無幾
科斂凡數百名廢者
不削重者不去吏因
其苛蠶食於人富者
得免貧者丁存楊炎
請為兩稅法以均之
吏不能容姦權歸朝
廷與賦稅篇所述語
有詳略而意旨則同
所以明法久弊必變
炎變租庸調而為兩
稅因時勢之所宜實
有益於國計也
德宗在奉天時儲蓄
空匱嘗因卒寒乞儒
不能致別親王帶金
而鬻之朱泚平後屬
意聚斂常賦之外進
奉不息節度章臯等

劍南西川節度使章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
微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
擅留或矯密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
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遷官繼而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又為宮
市 朱泚僭位長安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
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衣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
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橫斂焉 裴延齡領度支奏左藏庫司多有失
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
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
每月中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 司馬溫公
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
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斂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為進奉內則

遂有日進月進而杜
亞等又徵射恩澤以
常賦入貢名爲羨餘
後又有進奉戶部錢
物所在州府等皆得
擅留或矯旨加斂及
種種刻取私入且過
於所進而刺史及幕
僚并有以此遷官者
至裴延齡用事益爲
天子積私財民以重
困又爲宮市益見猥
瑣朱泚在長安時據有
府庫之富不愛金帛
以悅將士及其他之
月俸衣糧與夫繕完
器械所費甚廣及事
平而府庫尙有餘蓄
致皆追恨有司之橫
斂甚矣悖入之怨毒
深也
裴延齡奏檢左藏庫
謂於糞土中得銀十
三萬兩并正段雜貨
百萬有餘指爲已棄
之物卽是羨餘應入
雜庫明明欺妄太府
少卿韋少華表請推
驗執政亦請詳覆乃
不之許亦不罪少華
何哉

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
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
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尙盈人皆追怨橫斂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
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
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宰相裴垪又令諸道觀察節
度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時因德宗府
庫之積天子頗務儉約及劉闢李錡平嘗藏皆入內庫方鎮于頔王鏐進獻甚厚帝受
之李絳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
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不知進獻之取於人重矣其後
皇甫鏘王遂李絳程異用事益務聚斂諸道貢獻尤甚 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
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史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
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

司馬溫公論前事直揭之曰上下之間自相欺蔽痛哉言乎德宗既以軍興用不足而行諸色無藝之征斂復不能稍豐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之難既委其厚藏以遺朱泚及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橫斂乃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而不知其致難之由在於財聚則民散警之以怨府稱之曰不明之君不可與言則所以戒後世者深矣

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二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權酒茶鹽歲入錢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羣盜起諸鎮不復上計云 李吉甫爲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游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僞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

會昌末置備邊庫收
度支戶部鹽鐵錢物
宣宗更號延資庫以
屬宰相戶部歲送錢
帛二十萬度支鹽鐵
送三十萬諸道進奉
助軍錢皆輸焉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
西東等八道戶比天
寶四之一兵食加於
天寶三之一通以二
戶養一兵至長慶戶
與兵計率三戶以奉
一兵武宗即位至會
昌末戶由減而增宣
宗復河湟天下歲入
供常費率少三百餘
萬有司遠取後年乃
濟及羣盜起諸鎮不
復上計而財政不可
言矣
李吉甫為元和國計
簿以賦入較支出大
率二戶資一兵三農
養七游手
後唐莊宗既滅梁從
宦官言分天下財賦
為內外府州縣上供
入外府充給費方鎮
及給賜左右於外
府常無餘而內府山
積及有司辦郊祀乏

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繼韜時已誅死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潞王

即後唐廢帝

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實金帛不

過三萬正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死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言於帝曰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軍士無厭猶怨望

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唐末兵興方

勞軍錢郭崇韜出其
積存藩鎮饋遺之錢
十萬緡以獻且以言
感動上意取晉陽所
蓄及沒收李繼韜金
帛益之而軍士尚不
滿望有離心莊宗之
厚私暱而自誤軍國
大計如此
敝郭崇韜受藩鎮饋
遺事雖非正軌而其
言切合時勢自是權
略行爲
不審虛實而動以巨
賂許人者往往不償
所欲而轉生怨望如
潞王許軍士入洛人
賞百緡事蓋以爲府
庫金帛當不止五十
萬而豈知閱實無幾
百方搜索囚繫滿獄
左藏既竭途及諸道
貢獻至出宮中器服
簪珥纒及二十萬卒
從李專之言據所有
者均給之軍士猶無
厭生怨望蓋至是而
兵民心均失故得位
未久而契丹寇石晉
畔諸將多降敗甫逾
年而國亡身死豈非
自取之乎

鎮皆留財賦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迫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
場院厚斂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
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六年詔諸州通判官糧科
院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列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是歲置封樁庫
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爲內庫號封樁庫
以待歲之餘用帝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乃置此庫太宗又
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
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
旱賑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淳
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額止齋陳氏曰國
初平僭僞盡得諸國所藏之賦入內藏是後時時以州縣上供指撥入庫而不齊集守
藏之臣每以爲言上亦不察察也蓋祖宗盛時內藏庫止是收簇給費之餘或坊場課

宋太祖乾德初詔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唐末兵興五鎮皆留財賦自贍五代益甚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或以京朝官廷臣監臨場務由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詔諸州通判等躬自檢閱帳籍所列官物置封樁庫在講武殿於左藏庫外別爲內庫以待歲之餘用後太宗又置景福殿庫揀納諸州上供物一則預爲軍旅餽餼之備以免臨事厚斂於人一則慮計臣不能約節異時闕用復賦於民終不以自供嗜好其論言可以見其仁愛恭儉之心也宋代創行之美制也

利不以多寡初無定額熙寧二年始命三司戶部判官張諷核實諷取自嘉祐至治平十年以來輸送之數見得川路金銀自皇祐三年並納內庫餘福建廣東淮南江南東則各有窠名分隸而十年之間所入殊不等乃詔今後並令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庫撥金三百兩銀五十萬兩入內藏遂爲永額然諷元奏治平以前諸路所進坑冶山澤河渡課利悉在其中既合爲元額矣在後中書再取旨以諸路提點銀銅坑冶司所轄金銀場冶課利並依久例盡數上供入內庫則坑冶之入不理爲左藏庫年額之數自是條制益嚴密皆王安石之爲也元豐元年敕諸路上供金銀錢帛令赴內藏庫納者委提刑拘催擅折變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祐詔令諸路坑冶課利七分起發三分充漕計靖康改元三分復盡輸內藏矣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

百萬者則以不能償而除其額則惠澤為愈厚矣
止齋陳氏溯其源流在國初盡得諸國所藏之賦入內藏故州縣上供撥入有不齊集上亦不察即收簇給餘或課利多寡初無定額蓋章制雖立節目猶疎闊也熙寧而後始命三司核實發見川路金銀自皇祐並納內庫餘所建等路十年之間所入殊不等乃令以後並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撥金三百兩銀五十萬入內藏為永額諸路所進坑冶等課利悉在其中既合為元額矣存後中書再取旨以諸路提點司所轄金銀場治課利並依久例上供不入內庫則坑冶之入不為左藏年額之數條制嚴密皆王安石之為也元豐間又定諸路上供委提刑拘催元祐詔令坑冶課利七分起發三分充漕

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絹綿綱雖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熙寧雖非舊貫猶未為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格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戶部尚書唐格稽考諸路上供錢物之數荆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貫正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貫正兩荆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貫正兩夔州路一十二萬三百八十九貫正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二萬四百二十一貫正兩福建路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貫正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正兩河北路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正兩廣西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貫正兩京東路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四貫正兩廣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十貫正兩陝西路一十五萬七千九百九十貫正兩

計靖康改元三分復

盡輸內藏給舟輦送上

詔諸道給舟輦送上

供錢帛凡送上供

諸物皆有綱止齋陳

氏嘗臚列言之

一為米綱立額始於

景德二年

一為銀綱立額始於

大中祥符元年

一為錢綱立額始於

天禧四年

一為絹綿綱立額雖

不可考應以咸平三

年三司初降之數為

額

又即上供之額言之

前朝理財務在寬大

其增額起於熙寧

猶未為甚崇寧三年

始立上供錢物新格

於是益重觀宣和元

年戶部尚書唐格稽

考諸路上供錢物備

列各路所上之數斛

斗地雜科不與焉其

取之民極矣

因復計及方今版圖

僅及承平之半而賦

入過宣和之數雖饑

軍出不不得已要非愛

惜邦本說者以寬民

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八百八十八貫正兩成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正兩

潼川路五萬二千一百二十貫正兩兩浙路四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貫正兩

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正兩而斛斗地雜科不與焉其取之民極

矣方今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饑軍出不得已要非愛惜邦本

之道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為最先務也 按止齋此段足以盡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

之名始於唐之中葉蓋以大盜擾亂之後賦入失陷國家日不暇給不能考覈加以強

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為上供之法僅能取其三分之一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

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

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亂而難考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且

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為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

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時之警急二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

清介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饕縱侈之輩則那計

中國財政史輯要 卷三十七 國用上 十一

力為最先務宜也

按語以止齋此段足
以盡宋朝上供之委
折因為追溯上供之
名始於唐之中葉大
亂之後賦入失陷不
暇考覈強藩自擅而
不能制姑為上供之
法分取少數宋興削
州鎮之權易以文臣
奉法循理又承平日
久大權在上獻入有
程則雖按籍而索錙
銖皆入朝廷未為不
可然且猶存其名酌
中定額而其遺利則
付之州縣管具有宿
深意既使州郡有宿
儲以支意外不時之
警急又以寬於理財
陰寓恤民有司所處
裕如則賢者固可寬
假以施仁即不肖者
亦不致刻剝以肆毒
實皆由於定法之初
悉本慎上益下之道
可不謂仁哉
令諸州公使錢物盡
數係省毋得妄有支
費此為留州錢物
盡數係省之始

優裕之餘亦不致刻剝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

使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盡數係省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自唐

末方鎮厚斂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賄即名貢奉至是始盡係省按後唐天成年

宣命於係省麴錢上每貫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諸道如更妄稱簡置

官員即勒令自備請給不得正破係省錢物則係省之名舊矣然初未嘗立拘轄鉤管

之制要不使妄費而已淳化五年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

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

運司比較聞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承平日久國家蓋務寬大諸郡錢物往往

積留漕臣靳惜吝於起發而省司殊不知其詳 魏羽在咸平則言淳化以來收支

數目攢簇不就名為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在景德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著落

諸州受御指揮每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以致勘會勾銷了絕不得范雍在天聖

則又言自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椿管倍萬不少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理財

止齋陳氏以唐末方
鎮厚斂上供殊鮮或
私納貨賄即名貢奉
至是始盡係省然按
後唐天成同光詔奏
則係省之名舊矣實
不始此也雖有此令
未嘗立拘轄鈎管之
制至淳化間諸州應
在司具元管新收已
支見在錢物申省一
後世管收除在四柱
冊蓋本此一景德初
復置簿拘轄累年應
在雖有此令不過文
具及三司使丁謂奏
立比較賞罰之法以
承平日久國家寬大
省司殊不究其詳
當時諸臣非無糾舉
者如魏羽王隨范雍
歷歷言之自天聖至
嘉祐間理財之令數
下徒有根括驅磨之
文而不用以此見得
開國訖於和天下
財物皆藏州郡祖宗
之深仁厚澤於此可
見熙寧而後經會布奏
請專置司驅磨天下
帳籍繼以旁通日子

之令數下徒有根括驅磨之文而不用以此見得開國以來訖於至和天下財物皆藏
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熙寧五年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五房公事判司
農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財物乾沒差謬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閱但爲
空文自天聖九年上下因循全無檢點縱有大段侵欺亦無由舉發爲弊滋多遂乞專
置司驅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繼以旁通日子而天下無遺利而公使錢始立定額自
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纔醋息房園祠廟之利謂之收簇守臣窘束屢有奏陳
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爲一體封椿入便以便不盡錢起發初嘉祐茶通商於是六
路茶本錢茶租茶稅錢封椿入便若輒有支動即當職黜降不以自首遷官去官赦降
原減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依通商茶法矣元豐五年又以上供年額外凡瑣
細錢定爲無額上供謂坊場稅錢增添鹽酒錢賣番礬錢賣秤斗錢賣銅錫錢披刺錢
封贈錢淘尋野料錢額外籌到錢銅鉛水脚錢竹木稅錢誤支請
受錢代支失陷賞錢減罰錢戶絕物帛錢蓋自係省而後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椿而後起
發蓋至熙豐係省初無窠名應在司最爲冗長此元祐羣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紛更

而天下遂無遺利於
是公使錢立定額州
郡廟之利謂之收簇
祠廟為之窘束又以
守臣為之窘束又以
在州諸色錢類為一
體封樁入便不盡
錢起發七路並依通
商茶法又以上供年
額外凡瑣細錢定為
無額上供其一切錢
名詳列注中蓋至熙
豐係省初無窠名應
在司者最為尤長此
則王安石之紛更元
祐羣臣所以深罪之
也

又詔諸州守臣非聖節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本州管係不得押領上京
也 聖節進奉始此 止齋陳氏曰謹按李燾續通鑑熊克九朝要略皆於乾德三年三月
平蜀後書詔諸州計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矣蓋約本
志修入而實錄不著竊考建隆以來凡上供綱皆有元降指揮獨不見上件條貫唯至
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敕川陝錢令本路轉運司計度只留一年支備其剩數計綱起發
上京不得占留蓋平蜀後事也自餘諸州常切約度在州以三年准備為率外縣鎮二
年偏僻縣鎮一年河北陝西緣邊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來便錢州
月帳內將見錢除半支遣外並具單狀申奏諸州應係錢物合供文帳並於逐邑都數
下具言元管年代合係本州支用申省俟到省日或有不係本州支用及數目浩大本
處約度年多支用不盡時下轉運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據在京要用金銀錢
帛諸般物色即除式樣遍下諸州府具金銀錢帛糧草收支見在三項單數其見在項
內開坐約支年月省司即據少剩數目下諸路轉運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

綱起發蓋平蜀以後
之事自餘諸州或以
三年二年一年准備
而河陝以緣邊不在
此限江浙等六路未
便錢除半支遣外應
係錢物文帳具言元
管年代合係本州支
用申省或有不符則
約度年多支用不盡
時下轉運司及本州
相度移易支遣三司
據在京要用諸般物
色遍下諸州府具三
項單數省司即據見
在項下開坐約支少
剩數目下諸路移易
支遣及牒本州般送
上京如有不足許以
收至課利計置封樁
以此參考足見國初
未嘗務虛外郡以實
京師從實錄也
按語又稱止齋之疑
以符矯宿弊則不
能不下乾德之詔然
紀綱已振官吏知有
朝廷則不妨藏之州
郡以備不虞毋煩悉
輸京師而後為天子
財也
因天下之素畜守以
恭儉簡易生齒寡而

如有約度不足去處許以收至諸色課利計置封樁以此參考是歲進奉約束并景德
元年李燾所奏足見國初未嘗務虛外郡以實京師今從實錄 按乾德三年有諸州
金帛悉送闕下之詔今復有此詔疑若異同而止齋遂以實錄不載前詔為疑蓋唐末
而方鎮至於擅留上供之賦威令不行故也宋興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錢紀綱素
立故也既欲矯宿弊則不容不下乾德之詔然綱紀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則不妨
藏之州郡以備不虞固毋煩悉輸京師而後為天子之財也 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
南粵皆號富强相繼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
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縉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
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
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寢廣天
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
糜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

養兵未甚蕃官不充而無佛老夷狄之費百如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用能上下儉足府庫羨溢自來開國之賢君難皆能之而宋藝祖太宗之撫馭為最善故基業尤盛承平久而戶口增兵籍廣吏員衆佛老夷狄耗盡中國縣官之費數倍百姓亦稍縱侈上下好困於財此但就其大勢言之而真宗則澶淵既盟封禪事作天書祥瑞舉國若狂實不能繼承先志有以致之仁宗嗣位始命有司取景德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凡齋醮宴賜道家之奉土木之費俱從節省亦反奢為儉之一大轉機也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用賈昌期言議減皇后及宗室婦列禮之賜皇后等既各上俸錢助軍帝亦罷左藏庫月進緡錢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絹三司

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期上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朞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一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所賜之半著為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帝亦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絹著為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錢帛糧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既解而調用無所減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官屬羨溢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

使王堯臣取陝西河
北河東三路未用兵
前及用兵後歲出入
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陝西則由一千餘萬
增至三千餘萬視河
東北尤劇以兵屯陝
西特多也元昊請臣
西兵既解而調用無
所減卽下詔切責邊
臣及轉運司趣議蠲
除科率稍徙屯兵汰
其老弱并省官屬
又命較近歲天下財
賦出入之數送三司
取一歲中數以爲定
式是時兵與宗室吏
員受祿者之數較真
宗時又饗明堂賞資
之費較景德時均增
出甚鉅故用度不得
不屈范鎮上言古者
宰相制國用今中書
主民樞密主兵三司
主財各不相知故財
已匱而益兵中書不
能使之減民已困而
取財不已中書不能
使之寬願使中書與
樞密院通知其出入
計與三司量其出入
制爲國用此則知本
之言也史臣謂仁宗

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資緡錢金帛總
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
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
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
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院道知兵民財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
力庶幾少寬至英宗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
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
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與焉 蘇軾策別曰人君之
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
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
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
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

君臣上下惻怛之心
忠厚之政所以培壅
國基甚厚即財計而
可知矣英宗治平初
內外出入之數不相
懸殊諸路所積亦裕
亦貽留之善也
東坡此策主於節用
以廉取而以廣取以
給用並提並先揭出
俯己以就人易仰人
以援己難二義作起
發端極為靈捷承筆
以民家取譬由貧而
富由奢而貪之常情
無所終極而忘其本
來推闡說足然後落
到今天下以財之不
足為病後為回湖國
家創業之初地狹費
衆百倍於今而天下
之士未嘗思其始而
患今世之不足以給
甚惑證明廣取以給
用之非計
又推開言為國有三
計有在萬世者有在
一時者有不終月者
其能以三十年之通
為九年之蓄天不能
使之災地不能使之

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
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
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
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
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
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
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
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
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
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
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
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

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為萬世之計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用平居雖不虛取其民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此亦一時之計其最下則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有急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三計舉畢又落到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凡衰世苟且之法亦莫不盡用矣

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待其後邪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

之以莫大之名吏士
數日待賜不可卒去
而大吏與縣官同憂
樂豈亦不得已又鉅
臣領宮觀歲給以鉅
萬又河水爲患不使
濱河之吏親行而爲
都水監天下有轉運
使而江淮之間又有
發運祿賜兵費不可
勝計譬之畜馬者患
牧人之盜芻菽爲之
立廐長而馬益癯不
求其本而治其末自
是推之天下無益之
費不爲不多若此者
日求去之自毫釐以
往莫不有益惟無輕
其毫釐而積之則天
下庶乎少息
通篇注重節用以廉
取而爲文極開合離
卽之妙蓋皆引其端
以待天子之自決深
得立言之要
南豐此議扼重節用
以養財其詮發養字
之處俱有典實首舉
王制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固應有之義
而鄭重言國之所不
可儉者祭祀然不過

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
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
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
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
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曾鞏議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
過用數之仞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
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
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
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
民休息故生齒旣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
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

用數之仇為先王之
養財蓋已隱射到郊
祀等用之太費不明
言而意可知也

次舉漢唐之世天下
之用嘗屈文帝太宗

以能節而公私有餘
天下之用嘗裕武帝

明皇以不能節而公
私耗竭節則雖富易

富不節則雖富易貧
前事可明證也落到

宋興六聖相繼與民
休息故生齒庶而財

用有餘作輕一頓
更進而以景德皇祐

治平相校歲入歲費
均一億萬以上景德

官一萬餘員皇祐二
萬餘員治平并幕職

等總三萬餘員景德
郊費六百萬皇祐一

千二百萬治平一千
三十萬以二者校之

官之衆一倍於景德
郊之費亦一倍於景

德官之數不同如此
則皇祐治平用財之

端多於景德也乃請
詔有司按考載籍而

講求其故考其多之
故議其可罷可損者

使天下之人如皇祐

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

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有餘其總三萬四千員景德

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

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

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歲之數入官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

知然後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

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

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

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

有餘則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

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

之所陳亦約而言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

治平之盛而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省所省蓋半又以其所以浮者必而求其所以約者必本其所以約者必由而從之計之省十之三則歲餘三萬萬計三十年之通當餘九億萬可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前世於凋弊之餘獨能易貧而富今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省一則吾之一省二則吾之二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

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尙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至誠惻怛格於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 按東坡南豐二公之論足以盡昭陵以來國計之本末然大概其所以疲弊者曰養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資也而四者之中則冗官郊資尤爲無名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所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誠名言也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帝曰宮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縉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欄俱不用氈覆勵精爲治大修憲度內自

四者之中而冗官郊
資尤為無名論中警
特詳并提出論中警
語數句歎為名言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
意理財謂文彥博等
大臣宜共留意節用
即命司馬光等看詳
裁減國用制度首先
及於宮廷蓋其時王
安石尙未用事左右
皆正人故務以勤儉
率天下自內而外事
為之制物為之法雖
藏冰治竈畜羊之小
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悉增置官司費財
王安石反謂增創所
以省費蓋自安石參
知政事創置三司條
例司議行新法吏祿
大增其言厚祿可以
責廉亦似近理但言
利小人競進安知自
重故仍有賂取如故
陷於重辟者故議者
不以爲善
帝以內藏庫中官主
守惟知謹局鑰不能
鉤考出入因引前鬻
龍腦真珠久不輸直
事合戶部太府寺於
內藏諸庫皆得檢察

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爲之制物爲之法雖藏冰治竈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祿不

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復盡增選人之祿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

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

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

者不以爲善 帝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

龍腦真珠鬻於權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局鑰塗

牕牖以爲固密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

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別儲

於景福殿元豐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獫狁孔熾藝祖

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又揭

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哲宗元祐中詔曰邦賦

藝祖嘗欲圖胡別儲
初帝更景福殿元豐
凡三十二後積羨贏
兩宗製詩以揭之
哲宗制量入爲出令
賦常制量入爲出令
戶部尙書侍郎同相
度裁減以聞
右司諫蘇轍因戶部
欲收天下諸帳以爲
無益而乞令戶部尙
書兼領左右曹凡舊
三司所管錢穀財用
事有散在五曹及諸
寺監者收歸戶部其
帳法一切如舊爲便
此其大概也而委折
殊多有須先叙者如
天下財賦文帳前皆
以時上之三司因朝
廷患其繁冗於熙寧
五年命曾布刪定法
式布因請於三司選
吏二百人顯置一司
委以驅磨朝廷於三
司取天下所上帳籍
視之至有到省久不
發封者則以賄賂不
到之故朝廷信其言
乃設帳司首尾七八
年用錢三十九萬貫

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爲出深慮有誤國計宜令戶部尙書侍郎同相度
裁減條析以聞 右司諫蘇轍奏臣竊聞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
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省吏所行職事非一
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顯置一司委以驅磨
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
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卽百端
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
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
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
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
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
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

而所磨出失陷錢止
一萬餘遂罷之而使
州郡應申省帳皆申
轉運司內維錢帛等
帳別造申省以三司
總領國計須知其多
少虛實也餘如驛料
等帳非國計所係止
令磨勘架閣而已諸
路轉運司與本部州
軍地里不遠取索文
字近而易得自是內
外簡便頗稱允當今
戶部若盡明諸帳依
照寧以前不置帳司
吏人則三十年不發
封之弊將復見若依
熙寧以來則用吏六
百人磨出失陷錢一
萬餘貫而費錢三十
九萬餘貫之弊亦將
復見此則盡收諸帳
徒益紛紛無補於事
之詳情也
又錄蘇轍元祐會計
錄收支敘入計其兩
以一歲之數或出之
千疋束之數或出之
不盡或出之而多兩
比而知一歲之出入
足以供一歲之出入

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爲收錢帛諸帳邪爲并收驛料諸帳邪若盡收諸帳爲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邪爲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邪若依照熙寧以前則三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令戶部尙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司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收支敘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

既已折長補短常患
不足小有非常之用
有司輒求之朝廷待
內藏末鹽而後足是
祇可謂之媮歲月恐
數年之後將有不勝
其憂者
乃不得推原其故
以禁中奉養有素及
有司循守法制觀之
其於出入之節固未
嘗有失然則其弊究
安在哉

天下久安物盈而用
廣亦理之常要在所
以處之者如何此是
全篇之樞紐以下即
詳言處之之法
一為宗室之衆一為
百官之富但就昔少
今多之數衡之其俸
給之繁費可知

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末鹽錢後得
此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紬絹以疋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
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
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
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末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媮歲月可也數歲之
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轍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
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
安物盈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
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
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諸今為二百三十人矣
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
為博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

又昔之命官有定制而今無限法官秩並增亦是一弊轉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惟在取之有法收之有時以見財用之入別無他道是則宗室官吏之衆不可以不節將何以節之禮法其可用也爲舉祖宗朝補闕任子考績祖免等各有所以行而祖宗行所不能行而祖宗行之不疑且莫之非者豈非以事勢既極不變則敗之故今朝廷已履至極之勢何獨持之而不議誠自今日議之因勢循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當可收其利於十年之後此卽所以處之之法也

司使二十七人今爲二百六十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爲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爲一千三百二十二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爲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爲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類推臣不敢以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尙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爲一官秩並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埃闕則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爲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

末復引賈誼之言以
期其速行義益完足
作元豐庫歲撥坊場
百萬緡輸之
徽宗又有大觀東西
庫
熙甯後蔡京爲相增
修財利之政務以侈
靡惑人主
土木營造率欲度前
規而侈後觀
元豐官制既行賦祿
視嘉祐治平爲優更
增供給食料等錢宰
執皆增
又專用豐亨豫大之
說諛悅帝意
始廣茶利歲以一百
萬緡進御費用寢廣
又有應奉司等其名
紛如
歲運花石綱一石之
費至用三十萬緡
左藏庫異時月費錢
三十六萬至是衍爲
百二十萬
三省密院吏員猥雜
至一身兼十餘俸冒
濫已極
京又動以筆帖於權
貨務支賞給有一紙

爲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撥坊
場百萬緡輸之
大觀時又有大觀東西庫徽宗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
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陋至於
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官制既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既優京更增供給
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
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寢廣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
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大率皆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
緡牟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
二十萬緡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者故當時議者有
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吏祿濫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三省幾千人蔡
京又動以筆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益喧
靖康元年言者論天下財用歲入有常會頃其數宜量入爲出比年以來有御前錢物

至萬緡者侵私以千
萬計朝論益喧者論
欽宗靖康初言者論
天下財用宜量入為
出比來多為禁中私
財上溢下漏民益重
困欲命戶部措置其
事上至宮禁須索下
速吏卒廩餼一切付
之有司格以法度示
天下以至公詔從其
請蓋欲補救前失也
而無如已無及矣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
無額上供錢依舊法
更不立額無額上供
錢名見前
紹興間從川陝宣撫
司奏上供錢帛依舊
留充瞻軍
四川都轉運使李迨
言劉晏理財謂亞管
蕭然其時天下歲入
緡錢千二百萬今四
川一隅鹽酒等錢已
三倍晏數彼以千二
百萬贍六師恢復中
原而有餘今以三千
六百萬贍一軍屯駐
川陝而不足其尤濫
寬利有司雖知之而
不能裁節除減但日

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哀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
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戶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
急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
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紹興五年
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乞依舊留充瞻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
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
使李迨言唐劉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權居其半今四
川一隅之地權鹽權酒并諸色窠名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
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雖知尤濫力不能裁節
雖知寬剩亦未敢除減但日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羅復輸內藏
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 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
萬斛而四川不與焉 巽巖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垍相

夜憂懼歲計之不足
此言其紀綱之不立
也始命上供羅復輸內
藏庫其後綾紗絹亦
如之科撥諸路上供米斛
內外諸軍歲費米三
百萬斛巽巖李氏
言唐時兵費皆仰度
支凡度支錢皆係省
錢今所謂係省特唐
留州及送使錢其上
供則往往移以贍軍
移上供以贍軍為天
子之甚盛德事所以
歎宋制之寬大孫大
孝宗乾道初以孫大
雅奏漢制上計之法
以為可行於今詔令
侍從臺諫參考古制
進呈先敍孫大雅之奏蓋
大雅知秀州時置本
州拘催上供格自來
京上之且言漢初郡
國上計及中興後歲
終遣吏上計天子臨
軒受賀屬郡計吏皆
覲以詔殿最事因自
明其為此書蓋法漢

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治州不足乃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上供者悉輸
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支未嘗別為之名凡度支錢悉係省也今所謂係省特唐留州
及送使錢耳送使錢既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贍軍移上供以贍軍此天子之甚
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行於今令侍從臺諫
參考古制進呈 先是知秀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格自來上且言漢制歲盡郡
國詣京師奏事至中興則歲終遣吏上計於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
計吏皆覲以詔殿最今也不然未嘗有甘泉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蓋漢之大司農郡
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列之意以為書也於是監察御史張郭實劉
貢言一縣必有一縣之計一郡必有一郡之計天下必有天下之計天下之計總郡縣
而歲考焉三代遠矣方冊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賦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越登茅
山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後立會稽郡漢書注云以其會諸侯之計於此也逮至周
官所載最為詳悉天官冢宰之屬理財居其半掌財用而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太府

大司農郡國四時上
月旦見錢穀簿具列
其逋未畢之意次叙
侍從臺諫參考古制
則有監察御史張敦
實等之言溯自方冊
可得而知者始於禹
之成賦中邦巡狩至
越會諸侯號其山曰
會稽引漢書注會諸
侯之計於此以為證
至周天官理財之言
歲終則會歲終會貨
賄之入出歲終令郡
吏致事鄭氏注云若
今之上計此為漢以
前之事及漢承秦後
蕭何收其圖籍屬張
蒼以列侯居相府領
郡國上計此漢初始
定上計之法其後武
帝詔舉吏民令與計
偕注謂為上計簿使
郡國每歲遣詣京師
上之元封太初太始
皆紀受計之事蓋一
受於帝都三受於方
岳或以三月或以十
二月之不問也至宣
帝黃龍下詔以上計
簿為文具令御史察
疑非實者按之是在

之職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小宰之職歲終則令郡吏致事鄭氏注云若今之上
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知張蒼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此
則漢初之制專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計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明當世之
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
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計於甘泉天漢二
年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計於泰山之明堂是則終武帝之世五
十餘年之間一受計於帝都三受計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之不同也至宣帝
黃龍元年正月下詔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畢其咎安在上計簿文具而
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案之使真偽無相亂是則在宣帝之
時郡國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
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逋未畢各具列之今孫大雅
所陳者是也然西漢言郡國上計東漢言屬郡計吏則遠方者在東漢未必偕至矣漢

宣帝時所上計簿已不能無弊矣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屬郡計吏皆在列置大司農掌之其通未畢各具列之是孫大雅之所陳蓋指屬郡遺吏上計言也古制述畢當以今事參考而酌定之爰從漢之大司農落到今之戶部謂戶部掌天下財計有格法有期會每於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呈於諸郡諸邑諸色窠目尚略是於三代歲終則會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然在西漢已不免文具之弊今何能盡革其偽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內而今川陝之遠何能使之如期畢至則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諸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

之大司農則今之戶部也竊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計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會每於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呈而於諸郡諸色窠目尚略焉是於三代歲終則會與兩漢上計之法為未備也然而去古愈遠文簿愈煩在西漢已不免文具之弊况今日能盡革其偽乎在東漢止於屬郡之內况今日川陝之遠能使其如期畢至乎臣等愚見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並皆造冊正月進呈兼採漢初之制丞相選差一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則三代兩漢之制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詔戶部措置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年額數日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其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利旁通係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內不到路分次年附進今來張敦實等奏陳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緣諸路州軍地里遠近不同竊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

所上計而明州郡之
殿最則三代兩漢之
制皆兼該而無不舉
其奏陳如此亦可謂
善於酌古準今矣
於是詔戶部措置就
表面言戶部固無不
可照行者惟諸路州
軍地里遠近不同次
年正月未能盡實申
到若候取會齊足攢
造將恐後時亦是實
情隨又奏明立式遍
下諸路使以每歲應
發上供窠名數目置
籍鈎考發納歲終造
冊須於次年正月了
畢詣闕投進降付參
考將拖欠州軍取旨
黜責云亦可謂得其
要領矣上故善而從
之部是年宰執進呈
戶部收支細數見管
只四十二萬而未催
乃知乾道仁民之政
不盡斂以歸國而藏
於州縣也
淳熙中詔左藏南庫
撥隸戶部以遞增之
至熙寧宗時之歲入
數驗寧宗時之歲入

以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詣闕投進降付戶部參考將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從之是年宰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只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餘萬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財賦之藏於州縣如此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嘗試考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餘萬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寧宗時歲入六千餘萬然則土地之廣狹財賦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計者尙忍求詳生財之方乎葉適應詔條奏財總論曰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求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爲其患最大而不能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爲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稽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貢於今

較昔有增土地狹而財賦多司版曹之計者乎無存不忍人之錄葉適應詔條奏財總論從財用為今日之大事說起而以盡究本末必先考古乃能知今承之於是特發一論以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不可整救其說甚突兀而即推究其從何而出為以下層層考古推開局勢

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權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煩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册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多近而

外征討亦不大屈惟
秦皇漢武有頭會箕
歛均推征算之事即
靈帝西園聚錢以大
鬻官爵致之是兩漢
不足言三代而其以
財爲病猶非若今世
第三層言漢後分爲
三國裂爲南北運祚
迫促禍變頻興其調
度供億猶自有序亦
不若今之貧窶漏底
以上皆爲考古故每
段各以其事遠矣一
語束之
接言近而可知者隋
最富而亡唐最貧而
興唐之取民止租庸
調此外無有而武功
最多關地最廣用兵
最久師行最勝不待
多財而能之則其不
若唐者亦非以財少
爲患是可知證明財
多少有無非古人爲
國之所患更進一層
言所患在謀慮取捨
定計數必治功之間
隨從反面轉入非謂
今日以一財之不足
而可慮盡廢奉頭竭
足以較錙銖若懦夫

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爲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爲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譬若慵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爲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文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爲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謬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

淺人徒知事其口腹而已復從正面落到以財少爲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葉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直揭今之爲國者於所應有之務一切無有習爲寬緩迂遠之常態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舞小文而謂之有能朝廷回顧加思必有不安者結到不究古者財之本末循至本朝以去其錯謬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爲患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又何望其施行而有成效此財總論首要之大旨也

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眞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駟儉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鬪竭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

能即定財用始大為
天下之論皆以財為
慮是時善人君子皆
以不可加取甘心於
不能所謂精悍阻僧
之吏亦深自藏不敢
以衷歛為事雖或愁
勞苦議乎鹽茗權貨
之間而未得也
熙寧新政變法興利
之臣四出候望市肆
關津至於小商販賤
隸什百之獲皆有以
征之
財無乏於嘉祐治平
而言利無甚於熙寧
元豐借先王以為稅
率上下以利者王安
石及其黨曾布呂惠
卿之流也至崇觀蔡
京專國柄託言出其
策而猶嫌其未工於
是變鈔法走商賈窮
地之寶以佐上用自
謂可蓄藏至五千萬
乃以黨與異同屢復
屢變至王黼又欲出
於蔡京策畫之所未
及者加以平方臘取
燕山及西師諸役加
歛重困民病愈甚而
靖康之難作矣

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
愨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
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植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
所至剗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賊
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己利而經總制錢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
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
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
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椿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
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
半不可鉤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
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
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

高宗初以大元帥建
府河北饋餉僅有鹽
鈔數十萬及至維揚
黃濟善等以權貨自
營而收舊經制錢之
議起又大將殖私軍
食自制無復承統轉
運所至剗刷擄擊追
捉鄉戶號痛無告賊
貪之人因以為利自
經總制策名立後添
酒折帛月椿和糴皆
同常賦言財之急莫
今為甚財之乏少莫
繼亦莫今為甚也自
後辛巳甲申之役一
有邊警賦歛輒增既
增不可復減數相比
嘗以財入之數相比
紫祖宗時比漢唐一
再倍熙豐後比治平
前數倍蔡京變鈔法
後比熙寧又再倍王
翻免夫數鉅大半不
可鉤考要之渡江以
至今視宣和又再倍
自有天地財用之多
未有今日之比然其
所以益困益乏之故
則在乎但計財用之
多少而不計治道之
興廢此非善為國者

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為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右水心外藁所上財總論二篇足以見歷代理財之大概及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於國用考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寧宗慶元二年三月有司上慶元會計錄 先是孝宗乾道四年度支趙不敵言方今內外支用歲約五千五百萬緡有奇若諸路供億以及務場別無減欠則所入尙足以支所用然賦入科名猥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上之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椿倉部則專糴本雖各為催理即悉經度支籍之即古者量入為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不周知所入之數也茲置都籍會稽策名總為揭帖簿書草具條目燦然乞付本曹自今為始歲一易

也。以古今財之多少，與有餘不足，治不治，衡之善為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哉？因陳今日財之四患：曰經總制錢，曰折帛，曰和買，曰茶鹽，四患去則財少有餘，且逸以之求治，可以決其朝令而夕改矣。右水心財總論二篇，可以見歷代理財之大概，及南渡後財愈多而事愈不治之深病，馬氏載之國用考，有以夫。

之庶有司久遠遵行，不惟財賦易以稽考，且胥吏無所容姦矣。光宗紹熙初，以秘書郎鄭湜言修紹熙會計錄，至是有司復上之。嘉泰四年十二月，詔總覈內外財賦。時以陳自强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按宋初天下混一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是後日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市易等錢，乃至五千餘萬。渡江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至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合茶鹽酒算坑冶權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萬。緡而半歸內藏。昔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一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支百二萬。南渡時，連年用兵，月支猶不過八十萬。其後休兵寢久，用度滋益。戶部嘗患無餘，至紹興三十一年，金人逾盟，軍書旁午，戶部侍郎劉岑等至，借江浙荆湖等路坊場淨利錢，以備軍賞。三十二年，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至，括民質劑未稅者，以資調度。殿中侍御史吳芾請核實內外兵以節養兵之費，禮部侍郎黃中請入內帑者，悉以

財賦以陳自強兼
國用使費士寅等同
知其事計自開國以
來歲出入財計太宗
極盛時入不滿千萬
是後日增歲廣至熙
豐間合苗役市易等
錢乃至五千餘萬渡
江後東南入不滿千
萬漸漸經制錢七百
餘萬月椿錢四百餘
萬紹興末合茶鹽酒
算坑冶榷貨和買之
入凡六千餘萬而半
歸內藏昔時中都吏
祿兵廩之費歲不過
百五十萬元豐間月
支三十六萬宣和崇
侈支百二萬南渡時
連年用兵月支不過
八十萬後休兵寢久
用度益滋戶部嘗患
無餘紹興金人逾盟
軍書旁午至借江浙
等路坊場淨利錢備
軍賞括民質劑未稅
者以資調度隆興初
始詔戶部置局議節
浮費至是年詔裁抑
濫賞詔覈實諸州椿

歸左藏孝宗隆興元年始詔戶部置局議節浮費至是年六月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
裁抑濫賞又詔諸路監司覈實諸州椿積錢米是月復命總覈內外財賦焉自是以後
理財益急國用益不足矣 嘉定二年詔內外有司疏陳節用之事 三年出內庫錢
二十三萬緡賜臨安軍民 十一年以度僧牒千給四川軍費 理宗端平元年編類
端平會計錄 都省言近來戶部財賦會計不明度用無節詔令尙書省計簿房置局
稽考委都司官同樞密院編修官編類端平會計錄仍令條具來上權置檢閱文字二
員 侍御史李鳴復奏曰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夫
量入爲出一有司事耳而必爲之制必歸之冢宰何也蓋天下之財入有豐耗之不常
出有增損之各異權多寡以酌費用是之謂制此制一定雖人主不得越制過取有司
不得越制擅支制與不制之間民生之欣戚天下之理亂繫焉此豈一有司所能辦哉
國朝財用雖掌之三司使而制國用之說憂國者每每及之張方平論支費數廣則乞
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范鎮論財匱民困則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

積錢米是月復有是
命自後理財益急國
用益不足矣
出內庫錢二十三萬
賜臨安軍民
以度僧牒千給四川
軍費
理宗端平初編類端
平會計錄從都省
言也侍御史李鳴復
奏陳國用一疏通篇
扼重制字
入有豐耗之不常出
有增損之各異必權
多寡以酌費用之謂
制解制字之義最確
雖人主不得越制過
取有司不得越制擅
支見得制一定而不
可移動
民生之休戚天下之
理亂繫於制不制之
間見得制之所關甚
大
引張方平論支費數
廣則乞下中書樞密
院審加圖議范鎮論
財賈民困則乞使中
書樞密院通知兵民
財利大計以明前朝
憂國諸臣皆注重制
國用之說

至孝宗乾道間則又特命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當時雖九重邃密之地

亦未嘗不朝夕在念也今日之財用匱矣府庫已竭而調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耗盡不

止廟堂之上不聞他策惟添一撩紙局以爲生財之地窮日之力增印紙幣以爲理財

之術楮日益多價日益減號令不足以起其信繼以稱提稱提不足以強其從重以估

籍估籍之令行而民不聊生矣往者會計有局檢閱有官在上者若致思國計矣然置

郵旁午徒撫空文歲月遷延莫究實效又論造楮有疏論省費有疏在下者若致憂國

用矣然位卑言高聽之者未必信事大體重聞之者未必行臣愚欲陛下遠體周人制

國用之遺意近奉孝宗任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畫何道而可以足一歲之用

何術而可以致九年之蓄所入不足於何取辦所出不敷於何減損揆事理之當然度

時宜而裁酌當必有轉移闔闕之用以副朝廷之責望者 嘉熙元年初置財用司

至二年大宗正丞賈似道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堂孝宗真

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淳祐六年置國用所 是後寶祐四年監察御史朱熠

引孝宗特命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以明近代君相亦未嘗以此兢兢也。落到今日財用匱乏。庫竭不聞廟堂有他策。惟以增造紙幣爲理。財之術至於稱提不足重以估籍而民不聊生。則皆無制之。故也。雖往時在上。在下者亦若致其憂思。而行之莫究實效。言之未必聽信。則亦無補。末後乃言欲乞遠體。周人制國用之遺意。近奉孝宗任宰執之成規。明詔大臣條陳。經畫求可以足一歲之用。致九年之蓄。收足制字本旨。斯爲切要名論。嘉熙初置財用司。附錄賈似道之言。不以人廢。淳祐中置國用所。後御史朱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比較景德慶歷時。郡減三

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焉。按是時財賦之官有總領。有提領。如淳熙元年四月以賈似道爲太府少卿。湖廣總領財賦。至是年置國用所。命趙與簾爲提領官。九年九月詔趙與簾提領戶部財用。十一月又以與簾爲資政殿學士。提領國用。寶祐元年八月以馬光祖爲司農卿。淮西總領財賦。五年二月命趙葵兼湖廣總領財賦。余晦。淮西總領財賦。六年二月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司兼夔路策應。湖廣總領財賦。開慶元年四月以呂文德兼四川總領財賦。十一月以印應雷爲軍器監。淮西總領財賦。兼江東轉運判官。景定元年四月命馬光祖兼淮西總領財賦。二年十一月光祖提領戶部財賦。蓋汲汲爲國用計。故命重臣司其事。如此。開慶元年二月出內庫緡錢三千萬助邊用。至九月詔出內府錢千萬。緡銀五萬兩。帛五萬疋。給宣司錢五百萬。緡銀三萬兩。帛三萬疋。給沿江副司犒師。又出內庫錢五百萬。緡銀二萬

之一官增一倍餘欲
寬民力必汰冗員帝
納之時財賦之官有總
是時有提頭任之者有
賈似道趙與憲馬光
祖趙葵余兩呂文德
印應雷專任兼任或
內或外紛紛移調為
國用計甚汲汲也
開慶初出內庫緡錢
三萬助邊用又
類紀是年續出內外
庫司緡錢銀兩帛疋
為備賞給用及犒內
外諸軍
按語以是時屢值軍
興賜錢不貲見於本
紀者尚有下各年
犒賜賞給緡錢銀兩
蓋軍書旁午尙藉此
以維持十餘年亦激
勸之一術耳

兩帛二萬疋給兩淮制司錢二百萬緡銀萬兩帛萬疋給沿江制司以備軍賞十一月
詔江東西宣撫使趙葵便宜行事以錢五百萬緡銀五萬兩給其用閏十一月又詔出
內帑緡錢五千萬犒內外諸軍 按是時屢值軍興賜錢不貲其見於本紀者是年後
至景定元年正月元帥北還詔以緡錢三千萬犒師并示賞功之典又賜鄂州戰守將
士緡錢三十萬度宗咸淳六年正月以錢二百萬賜夔路策應司備禦賞給十月遣范
文虎總統殿司兩淮諸軍往襄樊會合備禦賜錢百五十萬犒師十一月詔襄郢屯戍
將士隆寒可憫賜錢二百萬犒師七年六月以錢百萬銀五千兩命知嘉興府咎萬壽
修城浚濠繕甲兵備禦又詔以蜀閩調度浩繁賜錢二百萬緡給用又以隆暑給錢
二百萬賜襄郢屯戍將士八月以錢三百萬遣京湖制置使李庭芝詣郢州調遣犒師
又命沿江制置副使夏貴會合策應以錢二百萬隨軍給用十二月以錢三十萬命四
川制司下渠洋開州寧西鎮撫使張朝寶剏司犒師八年二月以錢二百萬給犒襄郢
水陸戰戍將士九年四月以錢二百萬給兵部尙書湖廣總領汪立信開闢犒師又以

恭帝德祐初嘉興府告急給封樁庫錢兵備又出安邊封樁庫金付浙東諸郡為兵備
王圻所言為宋代主計與簿錄之事太祖太宗設三司主計有度支之目又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文等司皆所以會計財用其簿錄自唐李吉甫有元和國計錄至宋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元豐主計者皆有錄上之惟內藏與天下封樁非三司所領者不與又元祐會計錄為蘇轍所著其別有五曰收支民賦課人儲連經費所論宗室百官裁減事備錄於前此撮其略

錢六十萬給沿江制置趙潛江防捍禦十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安撫制置使賜錢二百萬給犒備禦十一月以夏貴為淮西安撫制置使賜錢百萬給犒備禦十年六月以銀二萬兩命壽春府措置邊防蓋軍書旁午尙藉此以維持十餘年誠亦激勸之一術耳
恭帝德祐元年十二月嘉興府告急給封樁庫錢為兵備又出安邊封樁庫金付浙東諸郡為兵備
王圻曰宋太祖太宗設三司主計有度支之目又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文等司皆為會計財用也唐李吉甫嘗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元豐主計者皆有錄上之其戶口之籍輿地之圖調度之多寡錫予之厚薄莫不畢具各內藏與天下封樁非三司所領者不與焉元祐會計錄蘇轍所著蓋取元豐八年會計之實而別其五曰收支曰民賦曰課入曰儲運曰經費謂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且論宗室為節度防禦觀察者數倍於皇祐百官為大夫者數倍於景德稍裁減宗室及百官任子恩澤見任者無損方來者有限亦至計也自罷三司理財無法而渡江以後典籍散亡一切會計事置之不講苟且目前論者惜焉

自罷三司理財無法
渡江後會計置之不
講苟且目前深以為

惜遼制五京等處置鹽
鐵轉運度支錢帛諸

司以掌出納道宗咸
雍中馬人望為南京

三司判官公私交裕
後遷中京度支使視

事半歲積粟五十萬
斛錢二十萬緡及拜

參政判南京三司使
事察知錢穀出納之

弊以縑帛為通歷庫
物出入皆使別籍名

曰臨庫姦人黠吏莫
得軒輕太康初韓操

以錢穀增美授三司使
王圻以遼起朔漠經

費皆不可考而宴賜
甚多疑其以宋人為

外府金太宗天會中
於黃龍府置錢帛司

海陵天德時詔中外
節財用本紀稱其

在位十餘年每飾情
貌以御臣下如尚食

進鵝以示儉而游獵
頓次不時需索或以

遼制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遼史百官志曰

遼國以畜牧田漁為稼穡財賦之官初甚簡易自聶哱教耕織而後鹽鐵諸利日以滋

殖既得燕代益富強饒矣道宗咸雍中馬人望為南京三司度支判官公私交裕

至天祚帝時人望遷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錢二十萬

緡及拜參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時錢穀出納之弊惟燕為甚人望以縑帛為通歷

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姦人黠吏莫得軒輕太康元年知三司使事韓操

以錢穀增羨授三司使王圻曰遼起朔漠經費皆不可考惟日有宴月有賜賜之多

者銀至二三千金又鞍馬衣匹佐之然亦不至告匱豈防邊之費既省而又藉宋人以

為外府歟

金太宗天會十一年黃龍府置錢帛司海陵天德二年詔中外節財用按金本紀

海陵在位十餘年每飾情貌以御臣下卻尚食進鵝以示儉及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

鵝一鶉民間或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鶉者或以敝衾覆衣以示近臣或服補綴

中國財政史輯要

卷三十七 國用上 二一十八

敵衾補綴之服示人
及取軍士飯先食而
比昵羣小官賞無度
置金綉褥間令人自
取營建一木之費至
二千萬宮殿遍傳黃
金間以五彩金屑飛
空費以億萬計南征
造戰艦毀民廬舍以
爲材煮死人骨以爲
油殫民力如牛馬費
財用如土苴空國以
圖人國遂至於敗天
德之詔亦飾情貌之
一端
世宗大定初出內府
金銀給征契丹軍用
後參知政事梁肅上
疏生財舒用八事
一罷隨司通事
二罷酒稅司杓欄人
三罷天水郡主遠族
養罷天四裁減隨司
契丹吏員五罷權醋
六量減鹽價七
折納隨路酒稅八
歲稔廣糴粟麥帝以
趙氏養濟不可罷餘
事宰相詳議以聞
按語以世宗自奉儉
約而賞資臣下又甚

令記注官見之或取軍士陳米飯與尙食同進先食軍士飯幾盡而比昵羣小官賞無
度常置黃金綉褥間有喜之者令自取之至營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率一
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傳黃金而後間以五彩金屑飛空如落雪一般之費以
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其南征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材煮死人骨以爲油
殫民力如牛馬費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於敗天德之詔不過飾情貌之一
端耳 世宗大定二年出內府金銀給征契丹軍用 二十一年參知政事梁肅上疏
論生財舒用八事 一曰罷隨司通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三曰天水郡主本族已
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權醋以利與民六曰
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
粟麥使貨流出帝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 按
世宗自奉儉約見於本紀者不可勝書而賞資臣下又甚厚其略見於列傳中者如獨
吉義罷爲益都尹賜金五十兩銀五百兩烏雅扎拉擊斡罕有功以爲宿直將軍賜銀

厚其見於列傳中者如賜獨吉義等金銀等事逐一臚舉以見其儉於己而不儉於人深得用財之道章宗明昌中運糧北邊發銀錢等備支給賞勞詳紀金銀錢絹綵衣兩貫正端襲命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永安初降空名度牒等助軍儲初世宗會因邊事闕用令民進納補官及賣度牒等旋即罷之至是以北邊調度從尚書省請降度牒至宣宗時並許納粟充僧道官宣宗貞祐初減芻糧券例從御史臺言在京軍官及委差官芻糧券例悉同征行減其給樞密院委差有俸人吏非征行不必給後以調度不給凡隨朝六品以下官及承應人罷其從己吏力輸傭錢有祿官並罷給券出境者及

三百兩重綵二十端富珠哩定方與宋戰為人所害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以下有功將士及大臣薨賜賻金銀物并重蓋儉於己而不儉於人其深得用財之道如此章宗明

昌六年運糧北邊發銀錢等備支給賞勞以銀五十萬兩錢二十三萬六千九百貫

備支給銀五萬兩金盃二千八百兩金牌百兩銀盃八千兩絹五萬疋雜綵千端衣四

百四十六襲以備賞勞五月命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永安二年降空名度牒

等助軍儲世宗大定初以邊事未定財用闕乏自東南兩京外令民進納補官及賣

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師號及寺觀名額五年罷至是尚書省又奏比歲北邊調度

頗多請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衣師號以助軍儲從之至宣宗貞祐間并許納粟充僧

道官宣宗貞祐三年減芻糧券例御史臺言在京軍官及委差官芻糧券例悉同

征行乞減其給樞密院委差有俸人吏非征行不必給皆從之四月以調度不給凡隨

朝六品以下官及承應人罷其從己人力輸傭錢有祿官吏被差不出本境者並罷給

券出境者以其半給之修內司軍夫亦減其半七月詔河北郡縣軍須並減河南之半

修內司軍夫約給半
又詔河北軍須減河
南之半致仕官俸給
比南征時減半
裁損宮中歲給有差
立募民進糧賞格
興定中定募民入粟
法從高汝礪請
帝與議定其法行之
哀宗正大時詔尙書
省議省減用度
與初括民間粟
詔罷之改爲進獻
罷貧民進獻再括京
城粟
國至財匱事急之時
每不顧民生而從事
搜括其有罷職無聊
地圖復進用或因以
爲利者輒乘機獻策
以爲如其言必可得
鉅財也朝廷誤信之
又必引用貪酷肆其
爪牙而受害者不可
言矣如金史錫默愛
實傳所載寡婦因豆
雜蓬子泣訴不聽而
至死於杖下之事哈
昭玖珠之罪其足誅
乎朝廷不聞而愛實
奏之請罷括粟不報

又詔致仕官俸給比南征時減其半 七月裁損宮中歲給有差 九月立募民進糧
賞格 詔司縣官能募民進五千石至二萬石以上各減資考及升遷有差 興定三
年定募民入粟法 高汝礪請備防秋之糧宜及年豐於河南州郡驗直立式募民入
粟帝與議定其法而行之 哀宗正大三年詔尙書省議省減用度 天興元年括民
間粟 尋詔罷括粟復以進獻取之後罷貧民進獻尋再括京城粟 金史錫默愛實
傳曰天興元年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赫張俊民伊喇克忠等置局以推舉
爲名旣而罷括粟令復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復翼進用建言京城括粟
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
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
者主之內族完顏玖珠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升內有蓬子約三升玖珠執而令
於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糝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
六升者三斗之餘不聽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於糞溷中愛實上奏請罷

卒之所括不能三萬斛國家將亡往往如是悲夫
出內府金帛器皿賞戰士後又發及兩宮器物及宮人衣服帝奔蔡城元兵圍之又括蔡城粟時二年九月也至三年正月乃亡
食貨志嘗以金一代之國計統言之蓋在太祖首減遼之租稅規模甚遠至熙宗海陵則切切講求財用之制世宗賢明亦未嘗一日忘儲積之志章宗邊費寢廣自不能不以食貨為急宣宗南遷國土既蹙取民惟恐不密言者謂其厲民計臣憂其用乏行之復罷罷之復行蓋亦勢處最難已其後日瀕於亡則種厚斂橫征不已則納粟鬻官及於僧道士人甚至叛臣劇盜受爵賜姓名實倫法皆不暇顧然且貪准南之蓄謀以力取又出師志在得糧均致

括粟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 三月出內府金帛器皿賞戰士

至七月出內府及兩宮物賜軍士十二月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宮器皿宮人衣服賜將

士 二年括蔡城粟 時帝奔蔡城遣使如宋借糧宋不許元兵築長壘圍之故又括

粟也 金史食貨志曰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

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為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

忘之章宗彌文蝟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汗池數罟往

往而然蓋法之初行惟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

又復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及其亡也括

粟攔糴一切掎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

琪為相議至權油進納濫官輒受空名宣敕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人粟始自度牒

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資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

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

俱困無以禦之非失計之甚者乎惜其不能法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并做租庸調法以足國計徒紛紛百年之間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棄遼宋之長而用其短致國用匱人心離不亦宜乎此統金一代而論之也
元世祖至元中救禁中出納分三庫曰內藏右藏左藏各定其所隸之物按元史百官志三庫皆屬太府監武宗紀成宗大德中中書省言世宗成宗朝遇重賜則取給中書今所賜多取之太府請自後內府所用數多者仍取之中書帝允後當從所奏蓋元至武宗國用漸多帑藏已乏左丞相鄂勒哲等請節用其言歲入凡二萬九千七百餘錠已辦纔一百八十九萬餘錠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餘

重爵不既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數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額爾克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債亡元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使其初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做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紛紛如此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鄙遼樸儉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棄其所長而用其所短宜乎國用匱而人心益離也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敕禁中出納分三庫御用寶玉遠方珍異隸內藏金銀濟遜衣段隸右藏常課衣段綺羅縑布隸左藏按元史百官志三庫皆屬太府監武宗紀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中書省言太府院爲內藏世祖成宗朝遇重賜則取給中書今所賜有踰千錠至萬錠者皆取之太府比者太府取五萬錠已支二萬矣今復以乏告請自後內府所用數多者仍取之中書帝曰此朕特旨後當從所奏蓋元代至武宗卽位國用漸多而帑藏已乏矣二十九年十月左丞相鄂勒哲等

錠已逾入數六十六萬餘錠自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成宗元貞初定諸王朝會賜與至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已即位右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等議以前朝賞賜有數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庫充富比先例賜金銀皆有增帝命遵成宗時所賜之數賜之食貨志言元制諸王及后妃公主歲賜銀幣始定於太宗而增於憲宗及世祖平江南以至於成宗親親之義加厚勳臣亦然所以大報功也

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今歲已辦者纔一百八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三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件館傳俸祿者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二百三十八錠矣自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成宗元貞二年定諸王朝會賜與至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已即位中書右丞相哈喇哈斯達爾罕等言前奉旨議諸王朝會賜與臣等議憲宗世祖登寶位時賞賜有數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庫充富比先例賜金五十兩者增至二百五十兩銀五十兩者增至百五十兩帝命遵成宗時所賜之數賜之 元史食貨志曰元制凡諸王及后妃公主歲賜銀幣始定於太宗之時而增於憲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以至於成宗親親之義復加厚焉至於勳臣亦然又所以大報功也 大德二年敕會計每歲出入之數 諭中書省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鄂勒哲言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

自今敢以節用為請
帝嘉納罷中外土木
之役
武宗至大初中書省
請節用度以中都
建城大都建寺及諸
貴人營私第每賜一
人輒至萬錠用度愈
廣故也
減宣徽院廩給
仁宗即位詔凡營繕
悉罷之
以參政李
孟奏今每歲支鈔六
百餘萬錠土木營繕
百餘處計數百萬錠
內降賞賜三百餘萬
錠北邊軍需又六七
百萬錠帑藏見貯止
十一萬餘錠安能周
給故有是詔
泰定帝朝舒瑪爾節
以國用不足請減廩
馬汰衛士及節諸王
濫賞從之
又罷書
金字藏經
中書省會歲鈔出納
之數請節用以補不
足從之
御史辛鈞言西商鬻
寶動以數十萬錠今
水旱民貧請節其費
不報

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焉罷中外土木之役武宗至大元年中書省請節用度省臣言廩藏空虛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邇者用度愈廣每賜一人輒至萬錠惟矜察之三年令減宣徽院廩給四年十一月時仁宗即位詔凡營繕悉罷之參政李孟奏錢糧為國之本世祖朝量入為出恆務撙節故倉庫充牣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錠若此安能周給宜停罷浮帝納之故有是詔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舒瑪爾節以國用不足請減廩馬汰衛士及節諸王濫賜從之至七月罷書金字藏經三年中書省會歲鈔出納之數請節用以補不足從之次年御史辛鈞言西商鬻寶動以數十萬錠今水旱民貧請節其費不報文宗天歷二年中書省言度支今歲芻稟不足常例支給外凡陳乞者宜勿予從之時中書省又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罔功鷹鷂獅豹之食舊支肉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控鶴舊止六百二十八戶今增二千四百戶又

文宗天歷初中書省言度支今歲芻粟不足常例支給外凡陳乞者宜勿予從之又從中書省言揀汰賞賚之濫及鷹鷄獅豹之食控鶴伊事所費又從中正院言皇后日用所需鈔與半幣給萬疋又御史中丞史惟良以天下郡邑被災者衆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度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之食罷不急之役釐正其事之不便者奏入帝嘉納之是歲會賦入之數金三百餘錠銀千一百餘錠鈔九百二十九萬餘錠幣帛四十八萬七千餘疋絲八十八萬四千餘斤綿七萬八千餘斤糧千九十六萬餘石順帝至正中御史臺以募兵虛冒爲言不能募兵召募義兵費銀鈔至百四十萬錠多爲權倖近侍冒名虛支御史臺乞令已

佛事歲費以今較舊增多金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

萬四千餘疋請悉揀汰從之中正院又言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五萬疋綿五千

斤詔鈔予所需之半幣給一萬疋又御史中丞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災者衆

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度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

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彌禎祥可致不然

將恐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是歲會賦入之數金三百

二十七錠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

疋絲八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五斤糧千九十六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石

順帝至正十九年御史臺以募兵虛冒爲言不能用先是召募義兵費用銀鈔一百

四十萬錠多近侍權倖冒名關支率爲虛數御史臺以爲言乞令軍士凡已領者立限

出征詔從之已而復止不行至二十二年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凡二十條

其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九曰察近倖以杜姦弊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

領者立限出征詔雖
令行已而復止瞻上
樞密副使李士瞻十
書極論時政凡二十
條如罷造作察近倖
省佛事絕濫賞減計
置等事均切中時病
又博囉特穆爾請誅
狎臣罷三宮不急造
作沙汰宦官禁止西
番僧人好事則更嚴
切矣
食貨志以元之歲賜
宗戚賑恤凶荒謂得
親親愛民之意而世
祖之命斟酌賜與成
宗之命會計出入則
有合於制用之經其
稱元之治以至元大
德為首洵不誣也厥
後國用寢廣課入日
增月益加至二十倍
而未嘗有一日之蓄
其由於不能量入為
出之故不又可斷言
乎
明太祖洪武中詔發
丹符驗天下金穀之
數
成祖永樂中遣官覈
兩京及天下庫藏出
納之數

濫賞以足國用十四日減常歲計置為諸宮用度二十四年博囉特穆爾請誅狎臣圖
嚙特穆爾波迪哇兒禡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止西番僧人好事
元史食貨志曰元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世祖嘗
命中書斟酌賜與成宗嘗命丞相鄂勒哲等會計出入是以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
厥後國用寢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天歷之際視至元大德
之數益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不能量入為出故也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詔發丹符驗天下金穀之數 成祖永樂十九年遣官覈兩京及
天下庫藏出納之數 內府凡十庫承運庫貯緞疋金銀寶玉齒角羽毛廣積庫貯硫
黃硝石甲字庫貯布疋顏料乙字庫貯胖襖戰鞋軍士裘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纈丁字
庫貯銅鐵獸皮蘇木戊字庫貯甲仗賊討庫貯沒官物廣惠庫貯錢鈔廣盈庫貯紵絲
紗羅綾綿紬絹六庫皆屬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又有天財
庫亦名司鑰庫貯各衙門管鑰亦貯錢鈔供用庫貯秬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謂之

內府十庫及外庫諸名目並見土貢篇其有與此異者廣積庫所貯尚多絲紵綾羅四字與廣盈庫重複疑誤此為較詳者甲字等六庫屬戶部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又有內東在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不關於有司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馬價銀歸之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直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各運司皆有庫貯銀又凡府州縣所歲課商漁引由契本諸課程解州府司以至於部所遣者為中官楊實御史戴誠等天下倉糧出納之數所遣者中官及朝臣八十

內庫其在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裏庫不關於有司其會歸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馬價銀歸之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各運司皆有庫貯銀又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魚課引由契本諸課程令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於部是時分遣中官楊實御史戴誠等查勘其出納之數二十年分遣官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各行省亦皆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設預備倉以賑凶荒是時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查覈之宣宗宣德十年二月初^{時英宗即位}罷諸司冗費初凡事皆救從簡省至是從尚書胡濙等議一切冗費皆裁減之按明史食貨志英宗初政減南畿孳牧黃牛四萬糖蜜果品脍脯酥油茶芽粳糯米藥材皆減省有差實錄又載是年八月減光祿膳夫四千七百餘人蓋即位數月多所撙節矣英宗正統元年內庫歲進金花銀百

人倉庫並重皆遣
及中官可以見端權
之漸重始於永樂也
英宗即位罷諸司尤
費從尙書胡等
議也
食貨志載英宗初政
減南畿麥牧黃牛四
萬糖蜜果等皆減省
有差實錄又載減光
祿寺膳夫四千餘人
蓋已多所撙節
正統初元內庫歲進
金花銀百萬兩有奇
其原起詳賦稅篇
自是爲御用矣
設戶部太倉庫專以
貯銀各省派剩麥
米及凡稅課之折銀
者皆入此庫籍沒家
財變賣田產等亦入
焉
景帝景泰間減光祿
寺供應糜費戶部
主事余子俊言光祿
寺供應及各寺觀齋
醮兩事帝以齋醮已
有定規但令禮部移
文光祿寺禁約
憲宗成化中減內府
供用物
取太倉銀三分之一

萬兩有奇。初金銀多入內承運庫歲賦偶折徵者送南京供武臣等及各邊緩急至是額折漕糧歲百萬盡解內承運庫爲御用矣。互見賦稅篇七年設戶部太倉庫專以貯銀。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以其貯銀故又謂之銀庫至十年又設通濟庫於通州世宗時罷。景帝景泰五年減光祿寺供應糜費。戶部主事余子俊言光祿寺日逐供應上用有限而內外官吏廚役等通同侵盜不可數計各寺觀逐日齋醮輕用錢帛動以萬計乞敕減省疏入以齋醮已有定規但令禮部移文光祿禁約。憲宗成化十三年減內府供用物。十七年取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王圻曰先是內帑積金凡十窖每窖凡若干兩蓋歷朝儲之以備邊虞者景帝末年賞賜甚侈頗多浪費英宗居南城聞而歎曰累世之積殆將盡乎甫復位亟往觀焉止缺其一角旋節他費以補之迨成化時內官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并禱祀宮觀屢購寶石然後十窖俱罄矣。孝宗弘治元年兵部尙書馬文升疏請節用從之。文升疏謂

入內庫積金十窖蓋先
歷朝儲以備邊者景
帝末年賞賜甚侈英
宗居南城聞而恐累
積之將盡迨復位往
觀止缺一角旋即他
費補之至成化時內
官梁芳等導帝濫費
於是十窖俱罄
孝宗弘治初兵部尚
書馬文升疏請節用
從之
疏以愛民節用必自
內府減省為始請敕
部查自洪武至正統
年間供應之物逐一
上陳斷自宸衷量加
減省自今更加樽節
罷不急之修造裁尤
食之人員則帝王克
儉之盛德復見於今
民因稍蘇帝聽其言
尋又有御史李鸞之
言於是諸裁減禁約
之命令自是年九月
起至十七年二月次
第發布施行則其從
善如流可見也
又裁減光祿中官歲
省銀八十餘萬兩
光祿職在供奉內府

為國莫先愛民愛民莫先節用節用之道必自內府減省始乞敕戶禮工三部各查內
府自洪武至正統年間供應之物逐一上陳斷自宸衷量加減省即為定例不許增添
尤望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樽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尤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
德復見於今而民困稍蘇矣帝聽其言尋從御史李鸞言命光祿減增加供應并禁假
供應之名抑價倍取者九月禁內侍加派供御物件三年十二月減供御品物七年九
月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十一年十一月免陝西織造羊絨罷福建織造綵布十五年
九月放減內府所畜鳥獸十七年二月又減供用物件十五年裁減光祿中官歲省
銀八十餘萬兩 初光祿之設惟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饗而已自成化以
後添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乃責買於
京師鋪戶市井負累戶部尚書劉大夏因天變言光祿日辦桌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
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帝為惻然乃有裁減之命 食貨志曰
是年光祿卿王珩列上內外官役酒飯及所畜禽獸料食之數凡百二十事乃降旨有

御膳使臣外夷宴饗而巳自成化添坐家
長隨傳添湯飯中官
輒至數十員常貢
不足於用乃責買於
京師鋪戶市井負累
戶部尚書劉大夏因
天變言光祿日辦桌
面多殺牲口既以損
民之財又虧愛物之
仁於是帝為惻然乃
有是命
食貨志言是年光祿
卿王珣列上內外官
役酒飯及所畜禽獸
料食之數凡百二十
事乃降旨止停減放
去虎貓鷹犬等減省
有差存者亦減其食
料
戶部上會計盈縮之
數
略言糧稅俱有常額
比歲有遇事故停減
而歲入不及原額者
如起運京邊糧料等
有逐年加添而歲支
過於原額者如官軍
折俸此就在內者言
之其在外者官用不
足如河南歲存稅糧
民財盡耗如解邊折

仍舊者有減半者有停止者於是放去乾明門虎南海子貓西華門鷹犬御馬監山猴

西安門大鴿等減省有差存者減其食料 十月戶部上會計盈縮之數 戶部以今

歲天下災傷糧稅減損而國家費出無經乃會計其盈縮之數上之 其略曰每歲天

下稅糧各項俱有常額比歲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 如起運京邊糧料等

少起運 有逐年加添而歲支過於原額者 如官軍折俸景泰六年一季支十三萬三千九

十餘兩多十二 在內固然矣在外官用不足 如河南歲存稅糧一百二萬七千二百四

六萬五千二百九十餘石 民財盡耗 如先年解邊折糧榆林每石不過二錢五分宜府

少一十四萬餘石之類 不過八錢五分近因邊方多事改折本色每石用

銀至一兩八 皆以常入之賦或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外一歲

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况災傷迭見供餉頻繁乎洪武定都金陵當時供給南京為

重各邊次之自永樂都燕京師為重南京次之各邊又次之然當時供給各定省分今

湖廣江浙諸處既供南京又供京師直隸諸處既供京師又供各邊且正統以前國用
減省民之輸納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額外加增又往歲豐登運河易

糧皆以常入之賦停
減常用之數加添故
入不足供出
洪武永樂以來京邊
供給各定省分今湖
廣江浙諸處既供南
京又供京師直隸諸
處既供京師又供各
邊
且正統以前國用省
而民之輸納不出常
額之外景泰以後供
用盛而額外加增
又往歲豐登有司得
藉先年之積制一歲
之用今太倉少積尤
食加多內帑缺用給
費口加郡縣早潦不
時邊方請給不已
若漕運遲誤邊郡有
警京儲邊餉已難如
數再有意外鉅用又
將何所取給此疏中
大意也帝命會議以
聞
武宗正德初命廷臣
會籌經制之宜以
侍郎陳清等極言國
用不足故也尚書韓
文等以京庫歲入抵
用本尙有餘貯之太
倉多或四百萬少亦

達邊郡無調發州縣無流徙有司得以藉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尤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加於後郡縣旱潦之不時邊方請給之不已萬一漕運遲誤邊郡有警則京儲求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邊餉須四百萬之銀亦已難矣倘不幸復加數千里之水旱數十萬之軍旅又將何所取給哉疏入命會議以聞

武宗正德元年命廷臣會籌經制之宜戶部侍郎陳清等極言國用不足當亟籌經制之宜乃命廷臣會議尚書韓文等議京庫歲入一百四十九萬兩有奇歲用給邊折俸及內府成造寶冊之類爲一百萬兩餘皆貯之太倉或多至四百萬少亦半之近歲則一年所用乃五百餘萬矣海內虛耗兵荒相仍乞痛懲侈靡務爲省縮因條具經制八事一崇節儉

凡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崇樸素光祿寺一裁查減內外近侍日常濫費酒饌使臣民向化悉革奢靡

尤食凡內外諸司事少官多者文武官停升乞升者軍士投充占用者光祿寺廚料非急用者內府各監局人匠非額設者內官等監派辦物料在所當緩者盡爲裁損

一節尤費先朝財賦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備兵荒近費出無經國用愈困乞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行永守自今非成造上用器物及王府冊寶不得用

金非聖旦千秋諸嚴重事不得用銀每年輸銀於承運庫不得一贖緩備用一切應贖下將過五十萬兩凡莊嚴佛像齋醮賞賚之類俱不得妄求浪費

半之近則一年用至
五百餘萬海內虛耗
兵荒相仍乞痛懲侈
靡務為省縮因條具
一經制八事
一崇節儉指上用與
服器用及內外近侍
濫賞酒飯等
一裁冗食指內外諸
司事少官多軍士投
充占用光祿寺廚料
內府各監局額外人
匠內官監派辦等
一節冗費指歲用經
費
一贖緩備用指一切
贖罪贖罰
一處置鹽法指私販
占中等
一清查積朽指各省
庫久儲錢物
一錢鈔折銀指折解
一清欠食鹽錢鈔等
一清查草蕩指馬房
草場量給佃種
詔是其奏仍令詳究
籌議蓋財用至紊亂
之時每議論多而成
功少也
此按語專論明代尤
食之員莫如傳奉官
因歷叙其議裁之事

贖銀等物暫行一處置鹽法凡鹽徒私販勢要占中及土豪強奪蘆一清查積朽司各府

庫藏所貯錢帛珍寶贖罰等物歲一錢鈔折銀兩京廣惠等庫所貯錢頗足支用乞通

鹽錢鈔起解之數暫令折銀及崇文門分司一清查草場壩上等十九馬房草場乞救

稅商錢鈔亦折銀俱解部發太倉貯庫給邊官親勘旁近地量留若干牧

馬餘辦子粒銀解部應用詔是之仍令詳究支用多至數倍之由及運送各邊已用

未用之數并有可行長策仍議以聞按明代冗食之員莫如傳奉官考本紀成化二

十一年二月放免傳奉文武官五百六十餘人二十三年十月孝宗已即位汰傳奉官

弘治十七年五月兵部尚書馬文升又疏請清傳奉以節冗費謂國初稽古建官非效

勞任事者額外未嘗輕授是以府庫財用雖遇兵荒未嘗告乏至成化年間始開傳奉

之門冗官慚多嗣因星變廷臣奏罷尙有退之未盡者弘治初從諫官言命盡汰之近

年來大小官員傳奉者復多其他亦有白衣人送中書處食糧習字得授中書舍人者

一年支俸糧至數萬石皂隸銀不止萬餘兩况今親王已至三十餘府郡王將軍等不
下千數祿糧約百萬石而兩京軍職比洪永時增數倍加以軍國之費使內外倉廩空

成化間放免傳奉文
武官五百六十餘人
至末年孝宗即位又
汰之觀弘治十七年
尙書馬文升疏是傳
奉好於成化間其二
十一年之放免蓋因
星變廷臣奏罷尙有
未盡退者弘治初從
諫官言好盡汰之而
其後傳奉復多亦有
白衣人送中書得授
舍人年支俸糧至數
萬石及阜隸銀萬餘
又有親郡王增加祿
糧約百萬石兩京軍
職亦增數倍因請裁
革冗員以定國用蓋
在孝宗時復未及汰
也至是韓文等所
議裁冗食條中雖及
文武官傳升乞升等
然至十六年世宗卽
位始命革傳升官後
又革錦衣衛所等更
可知亦僅以韓文等
議爲是而究未及裁
也自來去弊之難大
抵如此
以接濟工程令納銀
充職雖曰權宜之
計然修理南海子及
元宵燈火皆游玩事

虛帑藏匱竭一遇兵荒輒至賣官鬻爵措置無方惟裁革冗員庶名器不濫國用稍定

耳蓋其時冗食之員復未及汰如此若是年韓文等雖議裁文武官傳升乞升及軍士

投充占用之人考實錄正德十六年五月世宗已卽位始命革傳升官七月革綿衣衛

所及監局寺廠司庫旗校軍士匠役投充新設者凡十四萬八千餘人則亦僅以其議

爲是而究未及裁矣二年以接濟工程令納銀充職時方修理南海子殿宇橋梁

製造元宵燈火及諸項工程動以萬計自正月以來約用銀三十餘萬兩故工部奏請

爲此權宜之計也食貨志曰帝以太素殿初制樸儉改作雕峻建乾清宮用銀二千

萬餘兩役匠三千餘人歲支工食米萬三千餘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御馬

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藥庫皆鼎新之權倖闈官莊園祠墓香火寺觀工部復竊

官銀以媚焉三年命中官韋縠備覈廣東錢穀之數初遣縠至兩廣查盤銀兩總

督陳金等奏梧州見存鹽糧軍賞銀四十餘萬兩及廣東布政司庫貯銀三十七萬兩

有奇乞量留以備急用命止解五十萬兩入京尋解鹽糧銀二十八萬兩至縠奏廣東

中國財政史輯要 卷三十七 國用上 三十一

獨不可以已乎以改
作太素殿建造乾清
宮等鉅大營繕衡之
此其小焉者爾又何
怪凝翠昭和諸殿御
馬監鐘鼓司等處以
次鼎新且及權倖閣
宦莊園祠墓諸工亦
復竊官銀以取媚於
工部又何誅焉
命申官章霖備覈廣
東錢穀之數一
提解鹽糧庫銀並覈
各府歷年收貯錢穀
蓋是時劉瑾欲檢括
遺利盡歸京師天下
倉庫殆多空虛
食貨志追叙成化時
御史楊澄請發各鹽
運提舉司贓罰銀入
京蓋已先發其端至
弘治時給事中曾昂
請以諸布政司公帑
積貯征徭羨餘盡輸
太倉即是收括之意
故尚書周經力爭之
然至劉瑾用事而其
計卒大行矣
乾清宮火工部奏需
銀百萬兩命加天下
賦以營之

庫貯銀視前多二十七萬戶復以請命霖於已解之外仍解五十萬兩各府歷年收貯
錢穀仍備覈其數以聞蓋劉瑾欲檢括遺利盡歸京師於是天下倉庫多空虛矣 食
貨志曰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
楊澄始請發各鹽運提舉司贓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公帑
積貯征徭羨銀盡輸太倉尚書周經力爭之以爲國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
之故必欲盡括天下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遂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 九
年加天下賦以營乾清宮 是年正月乾清宮火十二月工部奏料價工役需銀百萬
兩乃命加天下賦如其數以營建之 十六年正月遺詔停不急工役收抄沒財物及
宣府行宮金寶還內庫 王圻曰正統時天下歲徵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出數共
一百餘萬兩自正德後出多入少國用盡不支矣 世宗嘉靖時以太倉庫匱運南京
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 又戶部條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銀二十餘萬兩錄以
歸太倉 按明實錄舊制太倉庫銀以七分經費每存積二分備兵款以爲常嘉靖二

遺詔停不急工役收抄沒財物及宣府王宮金寶還內庫歲圻言正統時天下歲徵入數餘於出數過半自正德後出多入少國用不支以太倉世宗嘉靖時以太倉庫匱運南京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積銀二十萬兩歸太倉按語援據實錄明舊制太倉庫銀以七分經費每有積三分備兵款以為常嘉靖二十八年以前歲支抵出少僅七八十萬及二十九年前備禦邊警餉額倍增三十萬五年間宣大被寇募軍賑恤諸費取給內帑歲無紀極額入二百萬不能充所出之半由是一切實斂派括之法起初亦藉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四方多事奏留請乞即歲入且虧三之一而內廷又時有徵取至三十七年大同告警發銀運至

十八年以前歲支多不過二百萬少僅七八十萬及二十九年備禦邊警餉額倍增三十四五年間宣大被寇募軍賑恤諸費取給內帑歲無紀極所入二百萬之額不能充所出之半由是度支為一切之法箕斂財賄題增派括贓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與焉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值四方多事有司往往奏留請乞如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以兵荒即歲入二百萬額且虧三之一而內廷之賞格齋殿之經營帝時以夜半出片紙徵取無敢延頃刻者至三十七年二月會大同告警發銀二十六萬有奇民運至太倉者銀僅七萬帑儲不及十萬兩邊臣奏討日棘戶部尚書方鈍等憂懼不知所出乘間進陳帑藏空虛狀帝切責以謀國不忠令再議蓋世宗時國用不節以致匱乏如此 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兩外加預備欽取銀 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 十二月命歲遣御史一員查刷光祿寺錢糧每月一具揭帖進覽 穆宗隆慶元年八月命御史四人分查天下軍需騰羨帝初即位罷一切齋醮工作及例外採買至是問戶部京帑貯金以贍軍國足備幾年

者少邊臣奏討日棘
戶部尙書方鈍等憂
權不知所出蓋皆由
世宗時國用不節致
此也
令歲進內庫銀百萬
兩外加預備欵取銀
庫又取沒官銀入內
命歲遣御史查刷光
祿寺錢糧初命御史
穆宗隆慶初命御史
四人分查天下軍需
騰羨
帝初卽位罷一切齋
醮工作及例外採買
至是問戶部京帑貯
金足備贍軍幾年奏
言僅足三月於是大
駭已而遂有是命
諭戶部查內庫太倉
銀出入數
尙書馬森言太倉見
存銀一百三十餘萬
通計所出五百五十
餘萬僅足三月之用
京倉見存糧六百七
十餘萬石抵支歲需
二百六十餘萬石僅
足二年之用祖宗舊
制河淮以南供京師
河淮以北供邊境一

奏言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尙虧九月有奇邊軍百萬悉無所需帝大駭曰軍儲缺乏
一至此乎朕一切服用正供之外未嘗妄費纖毫卿其悉心經理毋忽乃又奏乞中外
臣工各陳理財之策遂遣御史馬明謨趙巖譚啓張問明分查天下軍需騰羨以補元
年所蠲之數 十二月諭戶部查內庫太倉銀出入數 尙書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一
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軍俸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二百三十
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算
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歲支官庫月糧二百六十
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又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數抵算僅足二年因言祖宗舊制
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邊
境固未嘗求助於京師京師亦不煩搜括於天下後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
兵年例再變而有主兵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近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
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於昔而所費

歲之入足供一歲之
出後以邊庭多故支
費漸繁一變而有客
兵年例再變而有主
兵年例初止三五
萬近漸增至二百三
十餘萬在邊則士馬
不加而所費幾倍於
昔在太倉則邊境安
出幾倍於前邊境安
得不告匱乞京師安
不告匱乞廣集衆見
探酌施行報可
內承運庫中官以空
筭取戶部銀十萬兩
廷臣疏諫皆不聽
戶部尚書張守直又
以京邊年用年增備
舉各項歷年遞增之
數請令廷臣酌議減
省不得過歲入常數
之外并自願負責整
理其言頗足動聽乃
從所奏命各邊督撫
從實議處以聞然不
聞續有獻替益亦是
其言而未能實行也

幾倍於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於前而所出幾倍於舊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急京師
安得不告匱乞乘朝覲之期廣集衆見探酌施行報可 四年正月內承運庫中官以
空筭取戶部銀十萬兩廷臣疎諫皆不聽 前此數取太倉銀入內庫至是戶部尚書
劉體乾疏稱京帑重寄乃以片紙取之安辨真偽乞寢前命詔如數以金進嗣是又數
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 是歲七月戶部尚書張守直又疏曰國家
貢賦在量入爲出嘗計天下錢穀一歲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而中多積逋災免奏
留者一歲所出京師百萬餘而邊餉至二百八十餘萬其額外請乞者不與焉二年用
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於入矣近者遣四御史
括天下府藏二百年所積者盡歸之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有奇不足
九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被兵已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自五十九萬
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實數芻糧豈盡實用請第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宣府
之主兵一也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大同之主兵一也

神宗朝戶部進萬歷
計錄以尙書王國
光先有部中條例之
編輯帝覽而嘉之故
命詳訂進此後又遵
故事錄上國計後實
錄載有輔臣張居正
之奏所請禁施舍謂
與其惠及緇黃不若
寬恤百姓至計也帝
答以賞賜亦照常例
居正謂常例亦近年
相沿非祖宗舊制爲
舉嘉靖隆慶庫有餘
積以今之隨取隨足
常稱缺乏乘機規諫
婉而能諷帝能不韙
之乎

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今至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一十
萬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
外臣亦移文督撫俾以歲用實數報部具籍以進望留神省覽其用財約於往昔者必
忠臣也則有賞其糜費濫於故常者必非忠也則有罰一切出入許臣執奏上聞國計
幸甚從之命各邊督撫從實議處以聞 神宗萬歷九年四月戶部進萬歷計錄 先
是尙書王國光編輯部中前後條例成書帝覽之嘉其留心國計乃命詳訂以進至二
十二年戶部遵先朝故事錄上國計每歲終會計王侯祿米百官俸廩邊腹軍士月糧
及漕運本折色已未徵天下財賦出入各數日進呈 神宗實錄是月輔臣張居正奏
賦稅所入宜量入爲出加意撙節并禁止施舍一節與其惠及緇黃不若寬恤百姓帝
曰然今宮中用度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居正奏所謂常例亦近年相沿非祖
宗舊制卽如嘉靖中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尙有餘積隆慶初東裕庫尙積百餘
萬今每歲金花銀一百二十萬按季預進隨取隨足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

附引藝文志載汪鯨
有大明會計錄張學
顏有萬歷會計錄劉
斯潔有太倉考蓋皆
已成書者也至王圻
云邱濬欲倣唐人國
計錄宋人會計錄令
掌財計者將洪永以
來糧賦出入朝為一
卷通為一書則嘗有
是意旨而已
命太倉光祿寺各進
十萬兩以備皇女
生之賞賜諸臣諫不
聽
詔太倉進銀二十萬
充閩陵賞費戶部
以帑乏乞免不聽
戶部以公私兼窘陳
時政之要從之疏
之大略如下
歲出浮於成額各邊
鎮且額外加添自四
十餘萬增至二百八
十餘萬數已極矣乃
蕪密等鎮續又加餉
四十萬今又增五萬
餘陝西各鎮又歲增
十九萬餘遼鎮添募
標兵又增銀萬餘此
增餉之數也

之費惟在留神省察帝聽其言 按明史藝文志載汪鯨大明會計錄類要十二卷張

學顏萬歷會計錄四十三卷劉斯潔太倉考十卷又王圻云邱濬嘗欲倣唐人國計錄

宋人會計錄令掌財計之臣將洪武永樂以來凡天下秋糧夏稅戶口課程等每歲起

運若干存留若干供給邊方若干一一開具仍查歷年內府親藩及文武官吏衛所旗

軍并內外官食糧人數與每歲祭祀修造供給等費共若干通以一年歲計出入最

多者為準每朝為一卷通為一書以備參考並呈御覽使國計大綱瞭然在目庶乎量

入為出國計不虧矣 十二月命太倉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 時以皇女生各進銀

以備宮中賞賜諸臣交章諫不聽 十六年八月詔太倉進銀二十萬充閩陵賞費

戶部奏帑乏乞免不聽 二十三年戶部以公私兼窘陳時政之要 疏略云內帑歲

出浮於成額閭閻民力竭於科徵公私兼窘莫有甚於此時者顧各邊鎮且額外加添

自四十餘萬增至二百八十餘萬數已極矣乃蕪密等鎮續又加餉四十餘萬今又增

銀五萬六千有奇陝西各鎮自劉時叛後歲增一十九萬六千有奇遼鎮添募標兵近

軍馬徵調時以少報多逃亡則隱匿不報又山人墨客星相俳優遨遊塞外携資以歸此虛冒與朘削之弊常覈實禁止者也諸皇子婚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以戶部告匱遂命嚴覈天下積貯疏中敘及給事中王德完之奏如寧夏用兵約費一百八十餘萬朝鮮用兵約費八十八萬餘平播之師共約二百餘萬此亦額外增出之餉也婚禮實用諸費珠寶等約估九百三十餘萬傳造袍服約工料共約十萬餘磁器約費二十餘萬又挑三仙口等處約費二十四萬餘直省災傷欠緞價一百二十餘萬又廚料九萬餘

又增銀萬六千餘兩當此匱乏之秋更行請益此豈安社稷者之計乎大抵錢糧冒破全在軍馬逃亡及徵調時以少報多亡則隱匿不報乞行嚴查軍丁逃故者按日扣除新補者照日報收馬匹倒失者隨即報官新買者照日收冊至於徵調軍馬逐一驗查毋容虛冒又山人墨客星相俳優往往遨遊塞外携資以歸莫非朘削兵糧更當嚴行禁止也至二十七年閏四月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戶部告匱命嚴覈天下積貯至二十八年給事中王德完奏國家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至四百五十餘萬居恆無事已稱出浮於入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因事漸加如寧夏用兵甫數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三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湊辦共約二百餘萬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又婚禮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疋約工料銀一百萬四千餘兩陝西路紬續織四千七百餘疋婚禮傳買緞一萬二千七百餘疋共約費銀十萬餘兩磁器節

結到惟有節省最為喫緊乃請停織造以拯民命止營建以贍邊儲停珠玉以垂燕翼審採辦以濟國用發內帑以救燃眉疏入不省邊餉缺命嚴催積逋食貨志云萬歷後每事溢經制數倍二百年財力殫竭靡遺熹宗天啓中命南京守備內官搜括應天各府貯庫銀充殿工兵餉聽閣監之言搜括南畿諸庫實為殿工而并及兵餉者藉以為重耳其諭部院理甚不足而曲為之辭其徇私昵而不顧大體如此

以財用匱乏分遣內臣總理稽覈各處倉庫實數假以總督提督之名濫權可謂重已

傳二十三萬五千餘件約費銀二十餘萬兩挑三仙口趙家圈等處約費銀二十四萬餘兩而直省災傷欠緞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廚料銀九萬六千餘兩積而算之二千六百餘萬當此之時惟有節省一字最為喫緊請減織造以拯民命止營建以贍邊儲停珠玉以垂燕翼審採辦以濟國用發內帑以救燃眉疏入不省三
十年七月邊餉缺命嚴催積逋按食貨志萬歷後每事溢經制數倍且征調開採閹人僭侈由是二百年財力殫竭靡遺矣熹宗天啓六年命南京守備內官搜括應天各府貯庫銀充殿工兵餉諭工部都察院曰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既至二十萬况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兵必致乏誤而邊疆何日救寧殊非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似此急公奉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所奏奉旨已久其銀何尙未到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七年以財用匱乏分遣內臣總理稽覈各處倉庫實數食太

莊烈帝崇禎初兵部請發餉以內帑無厚積不聽惟命嚴催外解而已命內臣監理糧餉前但稽覈各庫今並餉權予之

給事中何楷上節用大端疏因戶部奏報出入合計是歲缺額二百三十餘萬及上此疏疲軍尤兵坐食無用實可節之大者從前歲入京師者未滿四百萬今且二千二百餘萬民力已竭更難責以輸將所言能見其大論廷臣助餉後又命有司以贖銀充餉李建泰自請措餉治真蓋以其家曲沃富於費乃甫出都聞曲沃破即憂悸無所措卒至

監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李明道提督漕運河道覈京師通州諸倉太莊烈帝崇禎元年兵部尚書王在晉奏請發餉以內帑無厚積不聽帝因近發帑金五十萬請帑非所樂聞惟命諸臣嚴催外解而已四年命內臣監理糧餉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薊鎮兵糧及各邊撫賞張彞憲總領戶工二部錢糧給事中宋可久等相繼諫不聽又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呂直監視登島兵糧海禁羣臣合疏諫亦不聽六年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鎮兵餉八年給事中何楷上節用大端疏時戶部奏報兩餉出入數舊餉歲入四百二十三萬九千兩有奇歲出四百二十九萬三千兩有奇新餉歲入八百五十七萬三千兩有奇歲出七百八十六萬兩有奇合而計之該存剩銀六十五萬九千兩有奇而頻年征調轉輸絡繹以及留者蠲者逋者緩者在在見告是歲缺額遂至二百三十餘萬兩楷因奏言疲軍尤兵坐食無用亟思變計實節之大者又言海內民力竭矣祖宗朝歲入京師者未滿四百萬今且二千二百餘萬尚可以用度不足更責輸將於百姓乎惟軫念民窮深懷國恤作何節用之法庶可

保定城陷而降賊然
當其行時帝尚御門
餞送以寵之亦何益
哉

附錄孫氏鼎臣通論
唐以來國計以財之
盛衰由於君德之儉
奢而即關於天下之
亂為一篇之主腦此
固不始於唐以後也
而由唐迄明最為顯
著可循是以指數其
得失此篇之首即一
兩層交互翻起提一
畏字以見當為法戒
之意
唐至天寶承高祖太
宗開國以後數世之
休養生息海內殷阜
其時歲入祖庸調之
數可稱極盛之宗侈
心一生遂釀安史之
禍致民物耗弊此由
治而亂也肅宗奮於
艱難而致中興至大
歷稍稍孳息代宗復
河湟歲費率少三百
萬德宗用楊炎變兩
稅入稍盈實然按元
和上計較天寶所入

備水旱而應緩急耳 九年七月諭廷臣助餉 至十六年十月命有司以贖緩充餉

十七年正月大學士李建泰自請措餉治兵討賊許之 大官需宗越太蕃之姑也照寧

附錄盛氏經世文續編載孫鼎臣通論唐以來國計曰財者天下之大計財有數而用

無常考其盛衰足以知其理亂其君仁恕恭儉民得阜其生而遂其求無靳富之心而

天下之富皆歸於國君失其道政失其理聲色狗馬土木之欲繁而水旱盜賊夷狄之

患作於是聚斂之臣進剝下益上至於四海困窮天命人心隨之而去於乎可不畏哉

唐天寶盛時海內殷阜斗米為錢十三行千里不持尺兵是時天下歲入租錢二百餘

萬緡粟九千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疋棉百八十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

玄宗侈心一生宇文融楊國忠王鉞之徒以財利取媚遂釀安史之禍盈虛消息勢如

反掌兩京陷沒民物耗弊肅宗中興奮於艱難之中用兵專仰江淮財賦至大歷初稍

稍孳息史稱鹽利六百萬緡居天下之賦之半則其歲入可知矣代宗既復河湟天下

兩稅權酒茶鹽錢九百二十二萬緡而歲費率少三百餘萬德宗用楊炎變兩稅歲斂

中國財政史輯要 卷三十七 國用上 四十一

猶少一千七百餘萬
則既衰之後雖更數
世之整理其不能再
希極盛可知也自後
藩鎮專擅國計日貧
則又入於極亂時矣

宋太祖懲五代藩臣
驕姿收歸利權士卒
簡練宗室鮮少內外
官不及備財雖不足
常若有餘至於太宗
遂成富庶非節儉而
能然乎至道以及天
禧之末以入計出有
贏無絀泊於皇祐元
年之數入出無餘英
宗治平入出并計財
多而用不足則兵尤
官濫宗室太蕃之故
豈不節之故歟

熙寧以後言利者蠡
起培剝橫賦法守蕩
然君臣驕侈貪黷而
禍亂起矣

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
京師元和二年李吉甫上計每歲兩稅權酒斛斛鹽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
二百二十八貫石較天寶所入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藩鎮專擅封殖
貢賦不入疆圉日蹙國計所以日貧也宋太祖懲五代藩臣驕恣漸收利權守令更用
文臣其時士卒簡練宗室鮮少自朝廷以及郡縣官不及備故財雖不足而綽然常若
有餘休養生息至於太宗遂成富庶至道之末天下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疋
計金銀絲棉以兩計總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天禧之末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百一十
五萬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有贏無絀泊於皇祐翰林承旨王堯臣等
較出入登耗之數爲書上之元年之數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
而所出無餘矣英宗治平二年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而其出也乃一億
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財多而用不贍則兵尤官濫宗族太蕃之故也熙寧
以後言利者蠡起培剝橫賦法守蕩然矣紹興偏安國用物給咸淳二年起截中數錢

紹興偏安國用納給咸淳二年以後史載各項收入之數戶部以是定額牒催然未詳所出以前列見於本紀度宗咸淳六年至十年賜給各路備禦賞犒動以數百十萬計皆在經常之外其竭蹶亦可想見明初制財有法徵斂以時天下府庫各有存積外餉不支於內京師不括於外其取有制其用有節此其所以治也弘治以後內府供億漸繁始增稅糧以供御用武宗遊畋荒宴世宗營建祠醮累世之積為耗久之外庫亦罄由是羨餘乾折等名起姦璫四出礦稅橫擾四海騷然蓋至萬曆時危亡之禍成矣然其時土田非不廣也稅租糧米等項之收入與夫積存內庫者非不多也經入無減於舊而出則倍之贖貨無藝至天下兵起乃

關會子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紬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疋絹七十三萬七千八百六十疋絲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棉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五千一百七十九疋羅七千三百五十五疋戶部以是定額牒諸路趨催蓋南渡後所見於史之數如此元志食貨疏陋一代之大計闕如明初制財有法立魚鱗圖以覈土田立黃冊以稽民戶賦役既定徵斂以時關市之征務為簡約盡除宋元苛細之弊以屯衛養兵以開中實邊天下府庫各有存積外餉不支於內京師不括於外其取有制其用有節弘治以後內府供億寢繁始增市稅置官房改折直省漕糧以供御用繼以武宗之遊畋荒宴世宗之營建祠醮累世之積耗焉久之外庫所藏宣索亦罄由是羨餘乾折抄沒孝順之名起姦璫四出礦稅橫擾四海騷然民不聊生蓋至萬曆之世危亡之禍成矣然其時土田官民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八十萬五千餘石鈔萬七千六百餘錠租鈔三萬二千五百餘錠稅鈔七千六百餘錠秋糧米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租鈔萬八千八百餘錠屯田花

益橫征苛斂救敗而適以速之原其治亂之由與唐宋豈有異哉以悲字應上畏字足以怵心劇目於是作一總結繳應篇首歷數唐宋與明之君原其成敗得失之故謂為千古制國用者之龜鑑以贊歎出之得不令人深長思乎

園倉基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京通二倉薊密二鎮漕糧四百萬石太倉庫銀四百三十八萬餘兩內承運庫銀一百六萬一千餘兩廣惠庫鈔五萬八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折色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天財庫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折色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經入之數無減於舊而出信於入黷貨無藝至天下兵起乃益橫征苛斂救敗而適以速之亦可悲已是故天下之財一也物之衰王俗之奢儉繫人主之敬怠而已以開元之富實而玄宗西幸以彭原之迫隘而肅宗中興以五季之凋瘵而藝祖開國以建中靖國之豐亨豫大而二聖北狩貸逋租寬稅額而明興講礦利增田賦而明亡數君之成敗得失豈非千古制國用者之龜鑑哉

開會二千四百五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八貫錢一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三兩餘

中國財政史輯要卷三十八

無錫楊志濂希逸氏纂

國用下 清代

三通通館臣纂國用篇
 首揭三要術曰生之
 有道取之有制用之
 有禮古來經國足用
 之大經不外乎此落
 到本朝崇本抑末敦
 實去華使民盡力生
 產田無曠土市無閒
 塵則生之有道也無
 徵發期會以病農奇
 技淫巧以病工加征
 重稅以病商賈則取
 之有制也至於宮府
 服御躬行儉德用率
 臣民聖有謨訓斯則
 用之以禮矣末以易
 稱節以制用不傷財
 不害民作頌亦頗得
 體再原按語尚不止
 此今就本篇所有者
 撮要錄之
 分目以爲用爲先此
 紀國用之特筆亦制
 國用之精義也

本朝自開國以來崇本抑末敦實去華無徵發期會以病農無奇技淫巧以病工無加征重稅以病商賈即偶有征伐而民不饑省方問俗清蹕經臨頓宿供帳絲粟不擾用是民得寬其手足盡力生產田無曠土市無閒塵衣食既裕輸將亦輕所謂本富爲上者此也至於宮府之內服御之具莫不躬行儉德用率臣民聖聖相承訓謨具在不恪於用而又不輕於用如此蓋惟生之有道取之有制而又用之以禮宜乎財用足而藏富於民久遠無弊也易曰節以制用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

節用

清太宗崇德元年諭羣臣曰國家崇尚節儉毋事浮華凡鞍轡等物不許以金爲飾雖

清太宗崇德初元即以崇尙節儉論羣臣不許以金塗飾鞍轡等物恐其零星耗折不可復取而用之也並不許奢費緞帛恐其忘紡織之勞也蓋不惟崇儉而兼惜物力如此世祖順治間以各處織造以供御服賞賚原不可廢而江寧等處又差官役督催又陝西織造絨褐粧蟒及辦皮張均屬糜費煩擾諭併停止又永停江西額造龍碗以方思節用與民休息故也

家不少藏金止許造盤盂匕箸蓋此等之類或至匱乏尙可毀爲他用若以塗飾則零星耗折豈能復取而用之今後著永行禁止至於陣獲緞帛用之亦當節儉勿以獲取之易奢費無度而忘其紡織之勞也世祖順治八年諭各處織造所以供朝廷御服賞賚之用勢不可廢但江寧蘇州杭州已有專設官員又差滿洲官并烏林人役督催不但往來糜費抑且騷擾驛遞朕心深爲不忍嗣後著停止差催陝西織造絨褐粧蟒殊屬無謂至賣辦皮張之處亦屬煩擾著一併停止時江西進額造龍碗奉旨朕方思節用與民休息燒造龍碗自江西解京動用人夫苦累驛遞以後永行停止十一年諭工部江寧蘇杭等處地方連年水旱小民困苦已極議賑則勢難周屢蠲又恐國用不足朕用是惻然於中念織造衙門原供御服賞賚之用前此未能俱罷近聞甚爲民累夫民既苦賦稅又苦織役何由得安民既不安朕豈忍被服美麗不爲之所乎嗣後織造除祝帛誥敕等項著巡撫布政織造外其餘暫停二年爾部卽行傳諭

聖祖康熙二十九年大學士等奏曰前者皇上以前宮殿樓亭門名開載一摺并慈寧

聖祖御宇至是二十九年平昔起居服用共知而其詳則莫能

深悉及也奉發下開
載宮殿樓亭門名并
慈寧諸宮及老嫗數
目摺子諭令大學士
等觀看察閱於是比
核前明宮中所用
一爲金花銀年用九
十六萬餘兩今悉已
充餉
一爲光祿寺送內各
項年用二十四萬餘
兩今止用三萬餘兩
一爲木柴年用二千
餘萬斤今止用六七
八萬斤
一爲紅螺炭年用一
千餘萬斤今止用百
萬餘斤
一爲牀帳等年用二
萬餘兩今不用
又宮殿樓亭門名原
共七百八十六座今
以本朝宮殿較之不
及十分之三
又基址等俱用臨清
甄木料用枿今用尋
常甄及松木而已
合觀以上各節誠可
謂事事減省至矣極
矣
又諭戶部以國家錢
糧因有正額蠲免河

宮寧壽宮乾清宮及老嫗數目摺子發出令臣等觀看並鈔錄存貯衙門又奉諭旨朕
以天旱欲省減宮人及所用器物詳加查察因自來未嘗有餘故不能再減爾等將故
明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銀兩數目亦爲察閱臣等查故明宮內每年用金花銀
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已充餉又查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
十四萬餘兩今年止用三萬餘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用六七
八萬斤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用百萬餘斤各宮牀帳輿轎花
毯等項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
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牆
垣俱用臨清甄木料俱用枿木今禁中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非但基址未嘗用臨
清甄凡一切牆垣俱用尋常甄料所用木植亦惟松木而已臣等以所查各條并發下
摺子合九卿詹事科道官員徧觀諸臣皆曰我皇上百凡撙節儉約臣等向所共知但
未能詳悉今觀事事減省至矣極矣 四十五年諭戶部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必

工費用必當大加節
省之故因即光祿寺
工部所用前為一二
百萬今止用一二三
十萬之數以訓示之
又論大學士以明朝
費用甚奢興作亦廣
一日之費可抵今一
年之用
其宮中脂粉錢四十
萬兩供應數百萬兩
至世祖姑悉除之
紫禁城內甄地工作
俱派民間今器用樸
素工作皆現錢覓雇
明季宮女至九千人
內監至十萬人飯食
不能徧及日有餓死
者今宮中不過四五
百人
又用馬口柴紅螺炭
數千萬斤今柴惟天
壇焚燎用之并舉所
謂馬口柴之形式
又有迂濶可笑之事
如搬運建極殿階石
太監奏其不肯入午
門而網打之崇禎學
乘馬輒墜則責發苦
驛當差之類皆由生
於深宮不知人情物
理之故

致經費不敷每年有正額蠲免有河工費用必能大加節省方有裨益前光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今止用十萬兩工部一年用二百萬兩今止用二三十萬兩必如此然後可謂之節省也 四十九年諭大學士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內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砌地甄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則器用樸素工作皆現錢雇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紫紅螺炭以數千萬斤計取諸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天壇焚燎用之爾等亦知所謂馬口柴乎大學士等奏曰不但不知亦所未聞上曰其柴約長三四尺淨白無點黑兩端刻兩口故謂馬口柴又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運石大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網打六十御棍崇禎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奉燈兩人

聖祖上三諭固非欲使廷臣知其儉德亦非以此相形前朝之失實由恭儉性生愛惜民物觀故宮之遺迹得舊監之軼聞鑒於有殷益用自儉將以表正天下貽訓子孫故不覺其言之詳切也

世宗雍正間以恩詔賞資直省老民一百四十二萬餘名之多歸美於聖祖之休養生息深仁厚澤所致因念生齒日盛生計宜講特頒諭天下重蠶桑勤開墾務本業謹蓋藏勗以節省食靡費以耗有用之財並舉宮中勤儉爲先尙不忍棄食餘之物以見收貯之有益本身作則訓諭諄諄所

以望其家室裕樂同爲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意至厚矣

諭以前織造等衙門貢進御用繡線龍袍多至九件又見燈幃之上飾以綵繡者

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矇總由生於深宮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世宗雍正四年戶部奏言恩詔內賞各直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上諭曰此皆由我皇考聖祖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所以期頤耄耋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游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用愛惜物力毋縱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糜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有數十石之多朕臨御萬方樽節愛養以爲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忘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諭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淳美同爲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著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邑鄉村咸使聞知

五年諭前織

比經切戒近因午節
外間所進香囊宮扇
中有粧飾華麗雕刻
精工甚至有繡扇者
皆糜費於無益之地
開風俗奢侈之端又
反覆推詳以爲申禁
卽如各省進獻方物
宮中留用無多每隨
便頒賜諸王大臣而
黃龍緞之類既不可
以頒賜其餘華燦之
物御用尙覺不安若
賜諸王大臣亦覺非
分是所謂糜費於無
用之地也
又如一切器具惟以
雅潔適用爲貴此朕
進獻惟應量加工價
異於市物卽可見其
恭敬之忱若過於工
巧則工匠爭相慕倣
必出奇鬪勝以相誇
是所謂開奢侈之端
也
於是示以治天下之
道莫要於厚風俗而
厚風俗之道必當崇
儉而去奢
由躬行而說到化民

造等衙門貢獻物件其所進御用繡線龍袍曾至九件之多又見燈幃之上有加以綵
繡爲飾者朕心實爲不悅比卽切加戒諭近因端陽佳節外間所進香囊宮扇中有粧
飾華麗雕刻精工甚至有繡扇者此皆糜費於無益之地開風俗奢侈之端朕所深惡
而不取也外省諸臣每有進獻方物土宜朕留於宮中服用者所需實不多每隨便頒
賜諸王內外大臣所以推廣恩澤也如黃龍緞之類既不可以頒賜諸王大臣不過貯
於宮中耳其餘華燦之物在朕用之心中尙覺不安若賜諸王大臣伊等亦覺非分豈
非糜費於無益之地乎况朕素性實不喜華靡一切器具惟以雅潔適用爲貴此朕摶
節愛惜之心本出於自然並非勉強數十年如一日者凡外臣進獻惟應量加工價異
於市肆之物卽可見諸臣恭敬之忱何必過於工巧而後見其誠悃乎工匠造物之情
喜新好異無所底止見一靡麗之式樣初則競相慕倣後必出奇鬪勝以相誇此雕文
纂組之風古人所以斥爲奇袤豈可導使爲之而不防其漸乎蓋治天下之道莫要於
厚風俗而厚風俗之道必當崇儉而去奢若諸臣進獻之物以奢爲尙又何以訓民間

於四民中提出農爲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若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尙巧華則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爲工則物多則利薄是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矣要在爲上者預防其漸平時留心勸導使知本業之爲貴復訓以崇尚樸實工作之間不尙華巧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爲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爲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非化民以儉之道乎

之儉約乎朕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爲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爲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尙巧華必將多用工匠以爲之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卽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見輕於古人也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爲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利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舍輕利而就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爲官者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有所難行惟平日留心時刻勸導使小民知本業之爲貴又復訓飭閭閻崇尚樸實工作之間不爲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爲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爲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至於士人所業在乎讀書明理以爲世用故居四民之首然父兄爲父兄者亦當觀其才質之善者以造成之否則早令改業歸農免至讀書不成曠廢閒遊非分妄爲傷農而反致害本亦不可不知戒也

歸結到欲使中外臣民黜奢禁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

恐讀書不成又粗識數字曠廢閒遊必至非分妄爲越禮犯法是浮慕讀書之名而不

濁中下之資讀書難通卽當早令改業歸農使之盡力於南畝以爲仰事俯育之資誠

中國財政史輯要

卷二十八

國用下

四

正其德天下共享太平之樂又將入奢入儉之難易比較一番俾知行儉之甚便其所以歸民者可謂至矣高宗乾隆間南巡盛典此蓋第二舉矣行宮但須掃除潔淨無取靡麗適觀名山勝蹟尤以存舊規為得自然之趣此前所降諭旨也乃此次清蹕所經渡淮而南悉多重加修建意存競勝如浙江之龍井山水自佳又更興土木踵事增華宜奉諭斥其有違稽古時巡本意且申之以河工海塘民生所繫塵懷宵旰時切紆籌地方大吏當以捍禦有資博親臨閱視之欣慰而田疇豐潤井里恬熙其為愜覽亦不在彼而在此也戒以嗣後毋再增華徒資糜費不為愜覽亦不在彼而在此也戒以嗣後毋再增華徒資糜費不為愜覽亦不在彼而在此也

得其道其傷農而害本者為尤甚亦不可不知戒也朕深揆人情物理之源知奢儉一端關係民生風俗者至大故欲中外臣民黜奢禁末專力於本人人自厚其生自正其德則天下共享太平之樂矣昔人云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不知奢者取用少而費力多儉者取用多而費力少則由奢入儉乃人人行之甚便者不可謂難也中外臣民其深體朕意朕自身體力行諸王內外大臣文武官弁與鄉紳富戶當欽遵朕諭其共勉之 高宗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諭朕奉皇太后安輿蒞茲南服所以省方觀民勤求治理其各處舊有行宮清蹕所駐為期不過數日但須掃除潔淨以供膳宿足矣固無取乎靡麗適觀也而名山勝蹟尤以存其舊規為得自然之趣從前屢降諭旨至為明晰乃今日渡淮而南凡所經過悉多重加修建意存競勝即如浙江之龍井山水自佳又何必更興土木雖成事不說而似此踵事增華伊於胡底轉非朕稽古時巡本意且河工海塘為東南民生攸繫朕塵懷宵旰時切紆籌地方大吏果加意修防永資捍禦則茲之親臨閱視其欣慰當何如者而田疇豐潤井里恬熙即所以博朕愜覽不在彼

又以前變直隸時節
 令適近端陽恐不無
 點綴節景或於趙北
 口有備供龍舟之事
 特諭方觀承先期飭
 禁幸天津行淀神祠
 工落成因祠旁及
 左格莊添建行宮工
 作未免煩費奉諭將
 此二處行宮各賞銀
 二萬兩戒以嗣後毋
 得稍有增飾及新建
 行宮
 又諭以明歲恭逢皇
 太后八旬萬壽允山
 東撫臣富明安奏請
 登嶽祝釐便道臨謁
 闕里巡蹕所至非但
 畿甸不宜復事繁文
 即東省入疆以後亦
 不當綴景增華緣省
 方問俗惟以閭里恬
 熙羣情愛戴為樂無
 取備陳彩飾炫耀川
 途不足美觀徒耗物
 力

而在此也嗣後每屆巡幸之年江浙各處行宮及名勝處所均毋容再事增華徒資糜
 費即坊場裱飾不至年久剝落亦可悉仍其舊此實不僅為愛惜物力起見也該督撫
 等其各善體朕諭敬相遵守 又諭朕巡幸所至凡地方豫備一切飾觀之具殊覺繁
 俗已屢降旨概行斥禁因念回鑾直隸時節令適近端陽恐地方官不無點綴節景或
 於趙北口有備供龍舟之事著方觀承先期實力飭禁毋得稍踵靡文以副朕意 三
 十五年巡幸天津奉諭朕因淀神祠工落成親詣瞻禮并恭奉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
 地方官於淀神祠旁及左格莊二處添建行宮工作未免煩費雖伊等義效尊親朕實
 不欲其過耗物力著將此二處行宮各賞銀二萬兩於鹽課應解內務府銀兩項下撥
 給並諭嗣後毋得稍有增飾及新建行宮以副朕體恤崇樸至意 又諭今歲巡幸天
 津山東撫臣富明安以明歲恭逢皇太后八旬萬壽奏請登嶽祝釐朕亦以闕里久未
 臨謁便道往蒞來年巡蹕所至非但畿甸境內不宜復事繁文即東省入疆以後亦不
 當綴景增華致滋糜費朕省方問俗惟以閭里恬熙羣情愛戴為樂若備陳彩飾炫耀

東巡至寶稼營登舟見所設水營外圍席牆概行幕以黃布奉諭向來巡幸所經水程營盤外牆率以草席代之今乃復加布襲儼如大牆布疋為小民被服所需豈宜妄為耗費山東毗連直隸恐亦聞風效尤並著速行除撤此次東巡因恐地方大吏踵事增華屢經諄諭一切務從儉約不啻三令五申楊廷璋何竟不知仰體朕旨申飭通諭知之

川途不足美觀而徒耗物力實所不取該督撫其善體恪遵毋違朕命 三十六年東巡奉諭今日至寶稼營登舟見所設水營外圍席牆概行幕以黃布甚屬非是向來巡幸所經水程營盤外牆率以草席代之今乃於葦席之外復加布襲且高逾數仞儼如大牆其意何取布疋為小民被服所需豈宜妄為耗費若留此布為貧民襦袴之用資衣被者不知凡幾顧置有用為無用使不知者幾擬於土木被文繡豈朕省方觀民之意前途有似此者著即撤去所有布疋聽民間買用庶不至成棄物山東毗連直隸恐亦聞風效尤並著速行除撤此次巡山東所重在問民疾苦嘉惠羣黎實不欲絲毫耗及閭閻物力猶恐地方大吏踵事增華屢經諄諭一切務從儉約毋飾浮靡不啻三令五申楊廷璋何竟不知仰體朕意著傳旨申飭并將此通諭知之 四十一年東巡奉諭此次巡蹕所經直隸山東兩省每日俱有戲臺承應甚或間以排當殊屬無謂朕啓音樂以奉慈娛因兩淮蘇杭地本殷阜遂不加斥禁亦初不以爲美觀若北方風氣淳樸豈可效其所爲朝廷行事期爲天下

樂之至於沿途點綴飾爲巷舞衢歌之象從未嘗攬轡停輿一爲聽覽亦何必爲此無

後世法方今綱紀肅清巡省並不以遊觀為事督撫尚且不能深諭諄諄誥諭之意子孫若能恪守庶不致為奢靡所移設或略涉流連遊覽督撫因而曲意逢迎流弊伊於何底此於國運人心所繫甚鉅不可不共知做懼乃并通訓知之容慮可謂至深且遠矣

五次南巡江浙預先頒發諭旨大意謂直省行館近京數程屢經駐蹕坊壇裱飾費尚無多其自山東以至江浙行宮自乙酉後久未臨蒞不免鈔舊剝落修理不無所費且山東江蘇俱有添建座落此項用度聞俱捐廉辦理在大吏養廉豐厚尚屬可行情況又加恩賞給庫銀儘足敷用若更因司或借辦差為名暗中科斂而窮鄉僻壤亦有幫貼差費者一經察出必將督撫等

益之煩費乎前次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臚歡祝釐所至或綴陳燈綵音樂以奉慈娛因兩淮蘇杭地本殷阜且俗尚如斯遂爾不加斥禁亦初不以為美觀若北方風氣淳樸豈可效其所為又從而踵事增華乎朕行事期為天下後世法方今綱紀肅清朕巡省周咨並不以遊觀為事誥諭諄諄督撫尚且不能深諭朕意我子孫若能恪守朕訓庶不致為奢靡所移設或稍不自持略涉流連遊覽督撫因而曲意逢迎其流弊伊於何底此於國運人心所繫甚鉅可不共知做懼乎將此通訓知之

四十五年南巡諭曰朕因東南黎庶望幸情殷爰舉舊章五巡江浙所以省方觀民勤求治理清蹕所經各處舊有行宮祇令掃除潔淨以供憇宿無得踵事增華致滋糜費屢經降旨諄切曉諭封疆大臣自能仰體朕心遵旨辦理第念直省行館近京數程屢經駐蹕即坊壇裱飾為費尚屬無多其自山東以至江浙所有行宮則自乙酉南巡至今未經臨蒞閱時既久不免鈔舊剝落地方官修理葺治不無所費且山東江蘇二省俱有添建座落此項用度聞各省俱係捐廉辦理在地方大吏養廉豐厚分年扣捐以抒忱悃尚屬可行

重治其罪此戒之於
事前也
迨至清蹕臨蒞浙省
仍有添建屋宇點綴
燈彩之事兼多華縟
滋費爰即降諭將三
保王亶望傳旨申飭
此做做於臨時也
其後又綜覈各省辦
理情形而申諭之蓋
以自三十年南巡以
後迄今十有五年東
南土俗民風易趨華
靡每昂督撫大吏諄
諄化導期於返樸還
淳乃自啓蹕以來所
過直隸江南一切行
營供頓辦理尙爲妥
協而從事浮華山東
已開其端至浙江爲
尤甚深所不取將來
海塘等工程完竣自
當再行親蒞閱視恐
後任督撫見此大所
辦已多粉飾不免踵
事增華從而加甚特
再通飭以後務宜黜
奢崇儉於地方諸大
政實心經理以稱惠
愛東南黎庶之至意
此又因前事而豫戒
方來也

况朕又復加恩賞給庫銀用示體恤伊等辦理儘足敷用若更因此派累閭閻致滋苛
擾則斷不可且非朕念切民依行慶施惠之至意也第恐不肖有司或有借辦差爲名
暗中科斂而窮鄉僻壤未及周知亦有幫貼差費者一經察出必將該督撫等重治其
罪以昭警戒其各懷遵朕旨慎勿自干嚴譴也將此通諭知之 又諭朕清蹕時巡臨
蒞江浙原因廛念河工海塘親臨閱視兼以省方問俗順時行慶非爲游觀計也前屢
經降旨所有經過地方止須掃除蹕路一切供頓毋庸踵事增華今浙省仍有添建屋
宇點綴燈彩之事兼多華縟未免徒滋繁費朕心實所不取三寶王亶望均著傳旨申
飭嗣後如再有似此過費者朕必加以嚴譴不能寬貸也 又諭朕自三十年南巡以
後迄今十有五年東南土俗民風易趨華靡每昂督撫大吏諄諄化導務期反樸還淳
以臻郵治乃自啓蹕以來所過直隸江南一切行營供頓不過就舊有規模略加修葺
辦理尙爲妥協而從事浮華山東已開其端至浙江爲尤甚朕心深所不取現在陶莊
及海塘各工經朕親臨指示將來工程完竣朕自當再行親蒞閱視恐後任督撫見此

又諭明年巡幸五臺
已降旨止就舊有行
宮量加修葺督撫務
宜妥協辦理不得增
華滋費
諭於四十九年正月
啓鑾祇謁孔林巡幸
江浙親閱河工海塘
各處行宮座落俱略
加修葺毋得踵事增
華蓋六度南巡之典
已成皆以聖祖爲法
也有南巡記未錄
次列庫藏之目所以
重貯存謹出納也

內府有六庫曰銀曰
緞曰皮曰衣曰茶曰
磁

次所辦差務已多粉飾未免踵事增華從而加甚勢將伊於何底著再通飭各督撫以
後務宜黜奢崇儉於地方諸大政實心經理毋得徒事繁華致滋浮費以稱朕惠愛東
南黎庶之至意 又諭朕於明春二月二十二日啓鑾巡幸五臺蹕路所經已降旨止
就舊有行宮量加修葺無許再行添建該督撫務宜妥協辦理不得踵事增華致滋糜
費以副朕省方觀民之至意 四十九年正月奉旨朕於乾隆四十九年正月諏吉啓
鑾祇謁孔林巡幸江浙順道親閱河工海塘所有各處行宮座落俱就舊有規模畧
加修治毋得踵事增華致滋繁費

庫藏

內府六庫屬廣儲司初設御用監順治十六年改御用監爲廣儲司十八年分設銀庫
緞庫皮庫衣庫康熙二十八年增設茶庫磁庫 銀庫掌金銀錢珠玉寶石及金銀玉
器之屬 緞庫掌各色緞縐紗綾羅絹布及綿棉花之屬 皮庫掌各色獸皮鳥羽緞
紗呢氈絨褐象牙犀角涼簞之屬 衣庫掌朝祭冠服冬夏衣服之屬 茶庫掌茶人

戶部有三庫曰銀曰
緞正曰顏料

參香紙顏料絨線經纓之屬
磁庫掌磁銅錫器之屬

戶部三庫曰銀庫在戶部曰緞正庫在東華門外曰顏料庫在西華門外
朝廷經費及物之待給者取諸三庫所司籍其數移戶部部稽其籍相符乃牒諸掌庫官掌庫管受其牒而書之頒之承用之府覈實而發之
銀庫為天下財賦總匯各省歲輸田賦漕賦鹽課關稅雜賦除存留本省支用外凡起運至京者咸入焉寶泉局鑄錢亦貯庫以待度支
緞正庫各省所輸綢緞絹布絲綿線麻之屬咸入焉其輸自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者由部酌庫中應需之物於前一年八月移江浙布政使司轉行各織造限次年八月備供
顏料庫各省所輸銅鐵鉛錫硃砂黃丹沈香降香黃茶白蠟黃蠟桐油并花梨紫榆等木咸入焉

盛京有戶部銀庫

盛京戶部銀庫收貯金銀幣帛顏料諸物供用三陵祭祀及東三省

盛京吉林黑龍江

官兵俸

餉并各賞賚之用歲由盛京戶部豫疏請撥由戶部筭庫發給委官運往貯庫按期分

發次年入册奏銷
盛京吉林齊齊哈爾各將軍庫寧古塔伯都訥三姓拉林黑龍江

盛京吉林等處各將
軍庫寧古塔等處各
副都統庫呼蘭城守
尉庫

墨爾根各副都統庫呼蘭城守尉庫各貯官兵俸餉及雜稅官莊糶賣糧價每歲冊報

察覈三十萬六千一百六十五兩
山西二百六十五萬六千一百六十五兩

直省有布政司庫

直省布政使司庫為一省財賦總匯各州縣歲徵田賦雜賦除存留支用外餘悉輸布

政使司庫庫設大使一人閒設副使一人司啓閉掌平衡布政使稽收支出納之數彙

按察司庫

冊申巡撫達戶部察覈 按察司庫貯贓罰銀錢歲輸刑部為公用 糧儲道督糧道

糧儲道督糧道庫

庫均貯漕賦銀由州縣徵輸糧道庫庫設大使一人糧道掌稽出納歲具冊申漕運總

驛道河道兵備道庫

督達戶部察覈 驛道庫貯驛站夫馬工料河道庫貯河餉兵備道庫貯兵餉或由布

政使司照數移送或由部撥隣省運往貯用各道掌稽出納歲具冊申督撫河道總督

鹽運司鹽法道庫

分咨戶兵工三部察覈 鹽運使司鹽法道庫均貯鹽課凡場大使之徵解商人之輸

納咸入焉設庫大使一人鹽運使鹽法道掌稽出納歲具冊申鹽政管鹽督撫達戶部

察覈 各稅務由部差者有監督庫貯關鈔分四季輸部如道府廳州縣官兼理者即

貯兼理官庫歲終輸戶部覈收 地居衝要之分巡道庫府庫直隸州庫及分駐苗疆

各稅務有監督庫及道府廳州縣兼理官
地居衝要之分巡道
府直隸州及苗疆之
同知通判由司撥貯
銀兩備用庫

州縣衛所庫

之同知通判庫均量地方大小距省遠近酌撥司庫銀分貯各庫備用歲由布政使司入春秋季報冊達戶部察覈州縣衛所庫貯本色正雜賦銀存留者照數坐支輸運者輸布政使司庫按催徵限期具完欠數目冊隨時申報司撫入奏銷考成

賦額

次列賦額之目所以紀正雜賦稅各項各省每歲收入之額數也
一地丁分列順天直隸盛京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額徵之數

地丁之賦順天府十五萬四千一百七十三兩有奇 直隸二百三十三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有奇 盛京三萬八千七百八兩有奇 江蘇三百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六兩有奇 安徽一百七十一萬八千八百二十四兩有奇 江西一百八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二兩有奇 浙江二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六兩有奇 福建一百七萬四千四百八十九兩有奇 湖北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一百一十兩有奇 湖南八十八萬二千七百四十五兩有奇 河南三百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兩有奇 山東三百三十七萬六千一百六十五兩有奇 山西二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七十五兩有奇 陝西西安一百六十五萬八千七百兩有奇 甘肅二十八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兩有奇

一鹽課分列直隸江
南江西浙江福建山
東山西廣東廣西貴
州等省額徵之數

一關稅分戶部工部
所管歲征之數

一蘆課分列江蘇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等
省額徵之數

四川六十三萬一千九十四兩有奇 廣東一百二十六萬四千三百四兩有奇

廣西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九十九兩有奇 雲南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有奇

貴州十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兩有奇

鹽課直隸四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九兩有奇 江南二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二兩

有奇 江西五千一百五十兩有奇 浙江五十萬一千三十四兩有奇 福建八萬

五千四百七十兩有奇 山東十二萬七百二十兩有奇 山西五十萬七千二十八

兩有奇 廣東四萬七千五百十兩有奇 廣西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兩有奇 貴州

六千二百三兩有奇 以上據乾隆二十九年奏銷冊

關稅隸戶部者四百三十二萬四千有奇隸工部者二十七萬一千五百四十六兩有

奇

蘆課江蘇十二萬六千九百四十兩有奇 安徽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七兩有奇 江

西六千二百六十八兩有奇 湖北九千八百八十四兩有奇 湖南千三百二十九

一茶課分列江蘇浙
江西湖北湖南甘
肅四川雲南等省經
徵引課之數

一金鑛課分列雲南
貴州各府額徵之數

一銀鑛課分列廣東
及雲南各府州縣額
徵之數惟永昌府無
定額

兩有奇

茶課江蘇額行茶萬五千引

其課由經過各關例徵收入關稅
項下報銷無定額安徽浙江同

浙江額行茶十四萬

引又額徵銀六十兩

解內
務府

江西額徵銀三百六十五兩有奇

湖北額徵銀二百三

十兩 湖南額徵銀二百四十兩

甘肅額徵銀六千二百六十六兩有奇

四川額

徵銀萬三千一百二十八兩有奇又稅銀四萬五千九百四十二兩有奇

雲南額徵

銀九百六十兩

金礦雲南永北府額課金七兩一錢六分遇閏加徵一兩一錢一分永昌府額課金二

十五兩一錢六分開化府額課金三十四兩遇閏加金二兩四錢 貴州思南府每兩

收課金三錢三分

銀礦廣東永安縣豐順縣嘉應州均銀一兩收課四錢五分 雲南開化府額課銀七

百六兩八錢六分中甸額課銀五百六十八兩五錢三分有奇建水州額課銀六百六

十一兩一錢一分雲南府額課銀三千一百三十二兩六錢有奇永昌府額課銀三百

一銅鑛課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或按成按斤收或有額或無額均列明

一鐵鑛課出福建湖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等省有按二八收者有每爐收十兩者有儘收儘解者惟三處定有額徵之數

兩南安府額課銀二萬二千三百九十兩二錢二分遇閏加銀二十九兩馬龍額課銀

六百九十八兩五錢二分有奇土革喇額課銀六十兩八錢四分有奇楚雄府額課銀

三千三百七十五兩九錢六分鶴慶府額課銀四百二十一兩八錢一分有奇遇閏加

銀二十四兩二錢鄧州額課銀一千三百二兩六錢七分遇閏加銀一百六兩二錢三

分有奇臨安府額課銀三萬三千六百十三兩七錢八分遇閏加銀三十八兩新平縣

額課銀六十八兩八分遇閏加銀四兩七分有奇永昌府收課無定額

銅礦四川樂山縣二八收課建昌三分收課 廣東二八收課 廣西恭城縣山斗岡

每百斤收課十五斤蓮花石二八收課 雲南額課銀一萬八百二十五兩七錢有奇

其白銅廠課無定額 貴州大定府每百斤收課十斤威寧州思南府均二八收課

鐵礦福建延平府額課二百六十二兩四錢有奇 湖北宜都縣二八收課 四川建

昌鎮照例收稅儘收儘解無定額 廣東額課銀千二百十六兩 廣西鐵爐五十四

座每爐額課銀十兩 雲南額課銀一百三十四兩四錢有奇